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胡傳附録纂疏卷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善長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學正臣李巖

謄録監生臣蔣繼焕

春秋胡傳附錄纂疏卷八

元　汪克寛　撰

莊公中

丙申莊王十五年二年

九年

齊桓公小白元年晉緡二十衛惠十五蔡哀十鄭厲十六子儀九曹莊十七陳宣八杞靖十九宋閔七秦武十三楚文五

春齊人殺無知

左傳初公孫無知虐于雍廩雍廩殺無知

殺無知者雍廩也而曰齊人者討賊之辭也

劉氏曰雍廩殺

之其稱人討賊之辭也弑君之賊人人之所惡去聲夫人之所得討故稱人人者衆辭也先師曰聖人以討賊寄之人人亂臣賊子無容足之地矣無知不稱君已不能君齊人亦莫之君也陳氏曰州吁之弑衛人為之變不踰年卒討之無知之弑齊人亦為之變踰年卒討之故無知不成君而雍廩得書人國猶有臣子也春秋之初王道猶未墜人心猶止於禮義也齊詩為襄公作者六以齊襄不道詩人屢致意焉冀幸一悟而長惡不已至於遇弑然猶不忘討賊之義也家氏曰齊商人捷虔曠歲歷年然後假手他人以迄天討既為臣民所君雖欲用州吁無知之例名之曰賊以匹夫討有不可得矣愚案春秋之例稱人以殺而但名之則討有罪也稱人以殺而不去其官則非討賊也經書殺弑賊者十州吁無知陳佗夏徵舒

晉里克衛甯喜齊商人楚虔公子比蔡般是也州吁無知國人能自討賊陳佗徵舒待蔡人楚人討之無臣子矣然皆以討賊書之也晉惠因里克弑君而得國衛獻因甯喜弑君而復國利其所為使復為大夫既又忌而殺之非討賊也故以國殺大夫為文楚棄疾誘比以為君之利而俾當弑君之名既而殺之意在代其位亦非討賊也故以兩下相殺為文齊商人楚虔蔡般則國人君之諸侯會之不知其為賊矣故春秋亦不得用討賊之例也○劉氏曰穀梁謂無知之挈失嫌也稱人以殺大夫殺有罪也非也無知弑君以代其位不可復氏公子上有齊人下有無知明無知者齊人之賊亦不煩再氏國又無知非大夫而以殺大夫例解之失指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蔇其器反公穀作暨左傳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亂將作矣奉公

子小白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公及齊大夫盟于蔇齊無君也公羊傳公曷為與大夫盟齊無君也何以不名為其諱與大夫盟也使若衆然穀梁傳公不及大夫大夫不名無君也盟納子糾也杜氏曰蔇魯地琅琊繒縣北有蔇亭張氏曰今沂州承縣愚按沂州今屬益都路

及者內為志高氏曰此盟蓋公意大夫不名者義繫於齊而不繫於大夫之名氏也張氏曰大夫齊之太宰稱大夫以其任一國之事而表異之故不名也與文七年趙盾書大夫同曰公及齊大夫盟者譏公之釋父怨親仇讎也趙氏曰納讐人之子損禮而盟大夫故盟書公及言大夫以明非大夫之罪也所以異於高傒及處父也或曰以德報怨寛身之仁見表記何以譏

之也曰德有輕重怨有深淺怨莫甚於父母之仇而德莫重乎安定其國家而圖其後嗣也劉氏曰仲尼正天下之義明德怨之處以謂德不可以報怨設之詭其理則去王遠矣故怨莫甚乎父母之仇而德莫重乎君國子民豈可相貿易哉有父之讎而不知怨乃欲以重德報之也則人倫廢天理滅矣然則如之何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朱子或問以直報怨者不以私害公不以曲勝直當報則報不當報則止一觀夫理之當然聖人之心終不使人忘怨而沒其報復之名者亦以見夫君父之讐有不得不報者而伸夫忠臣孝子之心也若於其所怨而反報之以德誠若忠且厚矣而於君父之讐亦將有時而忘之豈不悖天理之甚也哉或曰

君父之讐亦有當報不當報之别乎曰周禮有之殺人而義者令勿讐此不當報者也春秋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此當報者也當報而報不當報而止是即所謂直也愚按莊公素無報讐之念自以為出於齊恃齊為援故於襄之死要齊大夫至於魯地而謀立糾以為君為植黨市恩之計初非以德報怨實欲以德報德也使莊公幡然悔悟思其父之所以沒因無知之亂伸大義而伐之斲其棺而暴其罪謀於齊衆擇僖公之賢子而立之豈不為桓公之孝子而為春秋之賢君也哉聖人於高傒處父甯庚孫良夫郤犨孫林父向戌之盟皆不書公及獨於齊大夫盟旣書曰公及者蓋深疾其懵於理而又傷其不能勇於事也○啖氏曰穀梁曰無君制在公矣當可納而不納故惡內也按讐人之子本不當納有何惡乎下伐齊納糾義同

夏公伐齊納糾左作納子糾愚按孔氏正義今定本糾上有子字則左傳古本亦作納糾

齊小白入于齊左傳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公羊傳伐而言納者猶不能納也小白曷為以國氏當國也程子傳桓公子糾襄公之二子也桓公兄而子糾弟襄公死則桓公當立春秋書桓公則曰齊小白言當有齊國也於子糾則止曰糾不言齊以不當有齊也不言子非君之嗣子也公穀并注四家皆書納糾左傳獨言子糾誤也然書齊人取子糾殺之者齊大夫嘗與魯盟于蔇既納糾以為君又殺之故書子是二罪也

左氏書子糾二傳曰伐齊納糾君子以公穀為正君子謂程子納者不受而強其丈反致之稱永嘉呂氏曰凡書納皆內不受而強

致之公伐齊納糾欲納之而實未能納也故納而得入則書其國楚人納頓子于頓楚子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是也雖至其國而未得入則書弗克納晉人納捷菑于邾是也未得國而入于邑則書邑齊高偃納北燕伯于陽晉趙鞅納世子蒯聵于戚是也莊公納子糾也以國則小白已君以邑則糾未能入故但書納以見其不能納也陳氏曰襄公吾讐也而納其亡公子以為德是納不宜納也

入者難詞

愚按有當入而言入者難詞也有不當入而言入者逆詞也許叔之入小白之入當入者也鄭突之入衛朔之入不當入者也齊陽生入于齊與此書法雖同然下書陳乞弒荼則知陽生之入所以篡荼矣讀經當合上下文觀之

糾不書子者明糾不當立也以小白繫去聲齊者明小白宜有齊也所以然者襄公見殺糾與小

白皆以庶子出奔而糾弟也又未嘗爲世子按史稱周公誅管蔡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前淮南厲王傳王驕恣不法上令薄將軍昭與厲王書諫數之曰云云是糾幼而小白長展兩反其有齊宜矣宜則何以不稱公子內無所承上不禀命故以王法絕之也桓公於王法雖可絕視子糾則當立故管仲相去聲桓爲徙義而聖人稱之曰微管仲吾其被皮寄反髮左衽矣召音邵忽死於子糾爲傷勇比諸匹夫匹婦之諒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上蔡謝氏曰召忽死

於子糾為傷勇管仲不死為從義而夫子予之也朱子或問程子以薄昭之言證桓公之為兄而荀卿嘗謂桓公殺兄以爭國其言固出於薄昭之前未可以此證其必然但以公穀春秋所書之文為據參以夫子答子路子貢之言斷之蓋聖人之於人功罪不相掩今但稱管仲之功而不言其罪則可見不死子糾之難無害於義而桓公子糾之長少亦從以明矣愚按杜氏注小白僖公庶子子糾小白庶兄公羊謂小白稱入為篡辭穀梁謂小白不讓子糾太史公序小白次子糾皆以子糾為兄小白為弟且謂皆僖公子韓宣子亦謂齊桓衛姬之子有寵於僖而程子謂襄公子似據左傳公子小白公子糾蒙襄公立而言今考小白與糾其為僖公或襄公之子則不可考然以經考之忽繫鄭而突不繫鄭羈繫曹而赤不繫曹則嫡庶之辨也捷菑不繫邾而書弗克納則長幼之辨也今小白繫齊則鄭忽曹羈之例也糾不稱子而稱

納則捷菑之例也是則小白當立而糾不當立明矣以經別傳之眞僞則公穀杜氏不可信也況夫子盛稱管仲之功而不責其忘君事讎別其長幼是非豈不灼然可見哉魯莊忘讎而納其公子奉少奪長興師以助不正卒至於敗書公伐書納而罪惡著矣通旨莊公爲齊納子糾旣絶父子君臣之倫矣魯國臣子則而象之故子般閔公皆不得其死而魯不絶如綫仲尼爲此懼一書再書屢書特書而每書必加貶絶以著其釋怨忘讎之罪也○劉氏曰公羊云納者入辭也非也納者納辭耳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非入辭也又云糾不稱公子君前臣名亦非也糾失國在魯本非魯臣何故責以君前臣名乎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杜氏曰九月乃葬亂故張氏曰無知已誅可以葬矣○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乾音干左傳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

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是以皆止公羊傳內不言敗其言敗何伐敗也曷為伐敗復讎也此復讎乎大國曷為使微者公也曷為不言公不與公復讎也曷為不與復讎者在下也穀梁宣十二年傳績功也功事也程子傳及其師非卿也公戰諱敗凡言敗績大敗也小小勝負不書杜氏曰乾時齊地時水在樂安界歧流旱則竭涸故曰乾時愚按在今益都路樂安縣

內不言敗此其言敗者為與讎戰雖敗亦榮也（何氏曰復讎以死敗為榮劉氏曰以謂生而辱不如死而榮也）按左氏戰于乾時公喪（息浪反）戎路傳（直專反）乘（繩證反）而歸則敗績者公也能與讎戰雖敗亦榮何以不言公貶之也公本忘親釋怨欲

納讎人之子謀定其國家不為復讎與之戰也是故沒公以見貶音現何氏曰時實為不能納子糾伐齊諸大夫以為不知以復讎伐之於是以復讎伐之非誠心至意故不與也若以復讎舉事則此戰為義戰孟子春秋無義戰當書公冠去聲于敗績之上據鄢陵楚子書敗績與沙隨之不得見平丘之不與音預盟為比以示榮矣沙隨平丘皆非魯罪故不諱恥見成十六昭十三惟不以復讎戰也是故諱公以重貶其忘親釋怨之罪其義深切著明矣愚按書齊師書我師則非師少矣上文書公及齊大夫盟公伐齊則此戰乃公及之戰不待攷傳而知之也然不書公而以微者之

辭及戰者所以著公志在於納糾而不在於敵讎也經書內戰者三書敗外師者八言敗者勝彼言戰者為彼所勝也內諱敗言戰乃敗矣故奚升陘皆不言敗績升陘諱公不書為公諱敗也獨此書敗績為與讎戰故雖敗績猶不以為辱耳抑揚詳略之際皆聖人之微意也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左傳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于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公羊傳其取之何脅我使我殺之也穀梁傳猶曰取其子糾而殺之云爾

取者不義之詞愚按說文取捕取也謂義不可而強取之也前書納糾不稱子者明不當立也此書殺糾復扶又反稱子者明不

當殺也雙峯饒氏曰春秋於糾上一無子字一有子字始以納之為非故去子以明其不當納終以殺之為非故又稱子以明其不當殺或奪或予上聲於義各安春秋精意也仁人之於兄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本孟子糾雖爭立越在他國置而勿問可也必請于魯殺之然後快于心其不仁亦甚矣後世以傳讓為名而取國者必殺其主以為一人心防後患意與此同流毒豈不遠哉通鑑宋高祖劉裕受晉禪殺晉恭帝齊太祖蕭道成受宋禪殺宋順帝梁武帝蕭衍受齊禪殺齊和帝陳武帝霸先受梁禪殺梁敬帝隋文帝楊堅受周禪殺周靜

帝後梁高祖朱晃受唐禪殺唐昭宣帝故孟子曰五伯讀曰霸後同三王之罪人也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高氏曰桓公殺子糾書齊人者并其國人罪之也書曰取殺之重之也張氏曰糾者齊桓之兄弟也以其不當爭而爭立則為罪以其骨肉之至親則不可殺為齊桓者當列其罪以告魯人且明示親親之義而全其生則恩義兩得矣夫殺兄弟當目君而稱齊人者廢立之際殺生予奪寄於當國大臣之手令齊大夫始以糾為先君之子而盟欲立之及桓公得國又不體其君天倫之恩從議親之辟以赦其罪而必殺之廢興生死輕率甚矣故加予於糾又書齊人書取書殺以責其舉國君臣忘親失義之罪也聖人以至公示後世異於私天下為已有欲絕亂本禍根而推刃於先君之遺體者矣愚按王者之道自修身正家以及於為國桓公殺子糾晉文

殺懷公以取國夫子糾懷公論長幼之序雖不當立而桓文之殺亦非也以是得國而霸諸侯其本固已不正矣此仲尼之門五尺童子所以羞稱五伯也殺懷公之事不見於經非削之也舊史不書耳〇趙氏曰左氏謂魯殺子糾按論語云桓公殺公子糾則知齊自殺之非魯殺也若實魯殺當云齊人使我殺子糾不應云取劉氏曰穀梁曰言取病內也非也言取病齊耳內何病乎

冬浚洙

洙音殊公羊傳浚者深之也曷為深之畏齊也穀梁傳深洙著力不足也杜氏曰洙水在魯城北下合泗浚深之為齊備

固國以保民為本輕用民力妄興大作邦本一搖雖有長江巨川限帶封域洞庭彭蠡河漢之險猶不足

憑而況洙乎書浚洙見音現勞民於守國之末務而不知本為後戒也張氏曰洙水在魯北齊伐魯之道也魯雖殺子糾猶有畏齊之心故浚而深之以備齊師之至書此以見其不能明政刑結人心使大國畏之而重勞民力務以深險自守不知困民於無益古人徹彼桑土綢繆牖户之意不如是之陋也王氏曰隋有季梁楚不敢伐鄭有子産晉不能屈不有君子其能國乎莊納子糾而不知義洙水近在城北而勞民末務特兒戲耳愚按城郭溝池有國者之所不可廢然有當守而不可不守者有不必徒恃於守者春秋書滅下陽書城虎牢責虢鄭之不能守也書浚洙書內築城邑者二十有四所以責魯之徒恃於守而重困民力也

丁酉莊王十三年

十年

齊桓二晉緡二十一衞惠十六蔡哀十一鄭厲十七子儀十曹莊十八陳宣九

杞靖二十宋閔八秦武十四楚文六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敗必邁反後放此勺上酌反穀梁傳不日疑戰也疑戰而曰敗勝內也杜氏曰長勺魯地齊師伐魯經不書伐意責魯也詐戰曰敗左氏十一年傳云皆陳曰戰敵未陳曰敗某師范氏曰不剋日而戰以詐相襲敗之者為主啖氏曰凡魯勝則曰敗某師或曰長勺魯地而齊師至此所謂敵加於已不得已而後應去聲者也劉氏曰戰者仁人之所惡有不得已而應之者矣疑若無罪焉何以見責乎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穀梁莊八年故行使去聲則有文告之詞而疆場

音亦則有守禦之備至於善陣德已衰矣而況兵刃相接又以詐謀取勝乎故書魯為主以責之皆已亂之道寡怨之方王者之事也張氏曰書敗而不書戰惡詐戰也用民力以戰爭古有司馬車戰之法定日刻期兩陳相向以決勝負雖敗而奔亦無多殺之禍若詐戰而出其不意或舉衆而覆之則不仁之甚者也莊公政刑不修制軍無法齊師之來以詐謀而僥倖一勝春秋深譏之愚案春秋書外敗者八非外域之敗中國則中國之敗外域夫外域之於中國不足責矣中國之於外域不可以常法制之而以詐勝之猶之可也至於中國之於中國而以詐取勝則其罪深矣經書內敗外域者一敗中國者七而莊公居其三何莊公習於詐勝若是耶或謂莊公與仇國為敵聖人幸其勝而志之也嗟夫

使莊公於即位之初悉索敝賦以問罪於齊而有再戰再勝之功則為善矣今乃挾不能納糾之憤而逞其狙詐何有於敵讎苟以為敵讎則侵宋再敗宋師非敵讎也劉氏曰左氏曰齊師伐我曹劌請見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杜氏注齊人雖成列魯以權譎稽之列成而不得用故以未陳為文非也傳本設皆陳曰戰未陳曰敗之例者見正不正也此既皆陳矣是正也要是傳所載者當時雜記妄出曹劌及戰事不足為據

二月公侵宋

此書侵之始左傳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公羊傳觕者曰侵精者曰伐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穀梁傳深其怨於齊又退侵宋以衆其敵惡之也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王氏曰宋閔以莊二年即位二君未嘗有隙何為而侵宋耶以詐敗齊乘勝侵宋皆召兵之

道非保國之謀也張氏曰莊公以僥倖得志於齊遂舉無名之師以掠宋境此所以致郎之師也蜀杜氏曰周官九伐之法負固不服則侵之此蓋天子命諸侯使侵之非列國可得而專春秋之世侵伐戰圍者甚衆必詳録之以示譏也○愚按趙氏纂例駁三傳侵伐之説而謂稱罪致討曰伐無名行師曰侵然齊桓侵蔡劉文公侵楚豈可謂無名行師乎文定改之曰潛師掠境曰侵其義當矣詳見十五年

○三月宋人遷宿此遷國之始公羊傳元年傳遷者其意也遷之者非其意也穀梁傳遷亡辭也其不地宿不復見也遷者猶未失其國家以往者也

其曰遷宿者宿非欲遷為宋人之所遷也杜氏曰宋強遷之而取其地趙氏曰徙而臣之曰遷遷其陸氏曰移入封内以為附庸也

懷土常物之大情

遷國重事也雖違害就利去危即安猶或恐沈于衆不肯率從書盤庚注自祖乙都耿圮于河水盤庚欲遷于殷而大家世族安土重遷胥動以浮言恐動之以禍患沈陷之於罪惡乃話民之弗率而況廹於橫去聲逆非其所欲棄久宅之田里刈新徙之蓬藋昭十六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道途之勤營築之勞起怨詒傷和氣豈不惻然有隱痛乎肆行莫之顧也其不仁亦甚矣凡書遷不再貶而惡已見音現矣宋而親魯宋人以為貳於魯而遷之王氏曰驅而屬之為附庸自是宿不復見則亦亡矣宋閔所為如此閔三載而見弑於賊臣豈不曰

天道好還哉通旨問聖人惡人遷國序書何以取盤庚曰有不利焉意欲自遷則何惡矣或介乎大國或廹於戎狄為人之所遷者春秋憫之襄陵許氏曰遷之使未失其國家以往其義猶有所難則是王澤之未竭也僖文以後有滅國無遷國矣愚按書遷國邑者三書自遷者七宋遷宿齊遷紀郱鄑郚遷陽皆強遷之而取其地者也邢遷夷儀衛遷帝丘許遷葉夷白羽容城蔡遷州來皆以自遷為文者也然惟邢衛乃廹於狄而自遷蔡許為吳楚所遷亦書自遷者蓋雖為强暴所遷然遷而不滅則曰某國遷于某遷而遂滅則曰某人遷某國也邢遷如歸齊桓得興滅繼絶之義春秋二百餘年之最善者後莫有繼之者矣

○趙氏曰公羊云以地還之也據此乃將已地繞之非遷彼之義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乘繩證反左傳齊師

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皐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穀梁傳次止也畏我也不日疑戰也杜氏曰乘丘魯地張氏曰今與仁府乘氏縣愚按乘氏縣今屬東昌路曹州

齊宋輕舉大衆據二國稱師深入他境據郎乘丘皆魯地肆其報復之心齊報敗長勺宋報公侵誠有罪也魯人若能不用詐謀奉其辭令二國去矣偷得一時之捷而積四鄰之忿此小人之道故次者不以其事據不書伐勝者不以其理據不書戰而止書敗交譏之劉氏曰齊宋輕用其衆揚兵整旅以徑人之國而不名所伐欲闚利

乘便快其攻取之意使魯人恫疑憂恐出奇計詐謀以自救覆滅其軍百姓父子無辜陷没此人君貪利輕用其衆之罪也魯人誠能不用詐謀推忠信奉辭令以止齊宋之師齊宋去矣其所以弭患止亂安國便民不益堅且久耶偷得一時之勝而忘長世之慮此小人羣於勇嗇於禍之咎故次者不以義勝者不以道交譏之也○裵陵許氏曰齊桓始入未撫其民而輕用之是以再不得志於魯晉文之入五年而後用其民蓋監此也陳氏曰書次于郎見齊伯之難書次于厥貉見楚伯之難不旹于從齊是人心猶知有周也不旹於從楚是人心猶知有晉也愚按齊宋書師著兵力之強也書次見其師出之無名也魯書公書敗見其以千乘之君而勝人不以其道也記稱戰于乘丘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則雖能勝宋魯亦殆矣此春秋所以目公而譏之也歟○趙氏曰公羊云伐則其言次何齊與伐而不與戰故言伐也按經文

實未伐而敗故不言伐爾又曰我能敗之故言次若然則但書敗義不明乎何假言次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莘所巾反舞穀作武此荆猾夏之始左傳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九月楚敗蔡師於莘以蔡侯獻舞歸公羊傳荆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蔡侯何以名絶曷為絶之獲也曷為不言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穀梁傳荆者楚也謂之荆狄之也聖人立必後至天子弱必先叛蔡侯何以名絶之也何為絶之獲也中國不言敗其言敗釋蔡侯之獲也杜氏曰莘蔡地楚國今南郡枝江縣張氏曰荆楚故號周成王封熊繹于丹陽今江陵之枝江縣愚按莘在今河南府路裕州莘縣

蔡侯何以名絶之也凡書敗書滅書入而以其君歸皆名者為其服為臣虜故絶之也劉氏曰以歸蓋就虜而不耻者薛氏曰以蔡侯獻舞歸何執之而不反也其不言執不與蠻夷之執中國也不言獲不忍諸侯之為蠻夷獲也臨川吳氏曰蔡侯為荆所獲而以之歸留於楚九年至莊十九年卒若蔡獻舞潞嬰兒沈嘉許斯頓牂胡豹曹陽邾益之類是矣宣十五晉滅潞以潞子嬰兒歸定四蔡滅沈以沈子嘉歸定六鄭滅許以許男斯歸定十四楚陳滅頓以頓子牂歸定十五楚滅胡以胡子豹歸哀八宋入曹以曹伯陽歸哀七入邾以邾子益來國君死社稷正也逃之雖罪猶有恥焉虜甚矣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僖二

十六
獨不名者夔子以無罪見討雖國滅身為臣虜其義直其辭初不服也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是以獨假之爵而不名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失地則生而名之比於賤者欲使有國之君戰戰兢兢長守富貴無危溢之行也孝經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二十三年傳荆以州舉惡其猾夏不恭故狄之也劉氏曰楚祝融之後其上世有元德顯功通於周室與中國冠帶之君無異僭稱王是以外之張氏曰外域之故不稱師與人略之也名獻舞而書以歸責其不死位生降強楚也諸侯不生名名之則位已絶矣王政不

行外冦侵陵中國楚自此得志中夏者二百餘年而周之子孫日以淩夷皆其有以自取之也高氏曰王室衰微不能自救齊桓始入威令不行是以荆人强暴敢肆毒於中國也臨川吴氏曰荆為中國患宣王時已伐之入春秋其害彌甚其事不聞於魯故不書蔡與齊魯宋衛陳鄭皆中國之望蔡首受禍此經書荆蠻内侵之始陳氏曰荆敗蔡師于莘是猾夏之始也吴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則諸夏之不亡者寡矣故書荆自此始而春秋以吴終焉自會于鄧諸侯懼楚矣而敗鄧不書敗隨不書敗鄖不書雖滅申滅鄧滅息亦不書也敗蔡師以獻舞歸於是始書之春秋之法滅國之君言以歸徒敗焉耳而言以歸則是蔡服楚也是夷夏之大變也○愚按史記周文王封祝融之苗裔熊繹於楚蠻以子男之田夷王之時王室微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熊渠立為王厲王暴虐熊渠畏其伐去王號十一世至熊通伐隨令請

王室尊為王王不聽乃自立為武王子文王始强陵江漢間小國敗蔡即此時也公穀皆謂書荆以州舉杜預謂荆其本號後改為楚今考檀弓謂夫子將之荆晉語叔向謂荆敗我則荆或是楚故號然商頌稱荆楚則荆改號楚已久或者如鄖改號小邾而仍稱鄖申稱滕薛鄖蓋春秋略之故舉其故號耳嘗攷近楚之國自申息諸國既亡惟陳蔡為密邇故二國屢受侵伐且見滅而僅存蔡之君自獻舞已降死于楚者三焉春秋之書楚患始之以荆敗蔡而終之以楚公子申伐陳聖人蓋傷之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此滅國之始公羊傳何以不言出國滅無所出也杜氏曰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張氏曰今濟南府歷城縣

滅而書奔責不死位也范氏曰凡書奔責不死社稷不書出國亡

無所出也國滅身奔而不能守其富貴何以書爵乎已無取滅之罪為橫（去聲）逆所加而力不能勝至於出奔則亦不幸焉爾矣其義蓋未絕也（據公穀蔡獻舞書名絕之也）

按左氏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責其失事大之禮可矣坐此見滅可乎（張氏曰齊桓方有志為政於天下非特不能興滅繼絕而以私憾覆滅小國其罪大矣）齊師滅譚譚子奔莒楚子滅弦弦子奔黃（僖五）狄滅溫溫子奔衛（僖十）三國所以皆存其爵不比於失地之君而名

之也范氏曰國滅不名蓋無罪也孫氏曰奔莒不名者譚本無惡也然則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昭三十何以獨名按左氏吳伐徐徐子斷丁緩反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既已屈服而後奔豈有興復之志乎獨書名所以絕之也以上並據啖氏纂例家氏曰國滅而奔者義不事仇志存興復猶為春秋所予若甘於事仇不以為恥或為所執以歸則春秋之所賤惡者也以此示萬世猶有國亡不能死甘於為禪為皓為懸懷為叔寶者吁可歎哉春秋之義雖在於抑强扶弱又責弱者之不自强平聲於為善也故其書法如此通旨管仲相桓公伯諸侯只是詭遇如譚有恨便滅之鄭可取便降之若

學聖人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張氏曰此管仲攻瑕之計也薛氏曰五伯桓公為盛盛陵諸侯以圖霸功首滅天子之建侯以肆威耳儒者之不道也宜哉陳氏曰曷為以首滅罪齊微桓公則滅國之禍不接迹於天下春秋滅國三十六五伯為之也愚按齊桓圖霸之初滅譚滅遂降鄣遷陽專以威力陵暴小弱以恐懼天下之諸侯其後雖能存三亡國而功不足以掩過矣或者乃引仲虺之誥謂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成湯仗義以正天下聖人予齊桓示威於楚是以書師夫以五伯三王之罪人乃以其僭小之事為惡惡之比不亦惑乎春秋書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齊師滅譚譚子奔莒則齊桓亦熊貲之為耳不待貶絶而惡自見矣

戊戌莊王十四年　十有一年　齊桓三晉緡二十六衛惠十七蔡哀十二鄭厲十八子儀十一曹莊

十九陳宣十杞靖二十一宋閔九秦武十五楚文七春王正月○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鄑子斯反左傳宋為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鄑穀梁傳内事不言戰舉其大者杜氏曰鄑魯地張氏曰宋師再至再敗兵禍旋及其君魯雖再勝國亦困於兵矣王氏曰宋既敗而不知懲魯既勝而不知止其黷武甚矣書日者所以謹之也愚按傳言侵我經不書侵與長勺義同○秋宋大水左傳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穀梁傳高下有水災曰大水

凡外災告則書本陸氏辨疑杜氏曰公使弔之故書所謂災者害及民物如水火兵戎之寇是也諸侯於四鄰有恤病救急

之義則告為得禮而不可以不弔張氏曰比歲交兵怨不廢禮蓋古意之猶存而未泯者也故四國同災許人不弔君子以是知許之先亡也見左傳昭十八年凡志災見春秋有謹天戒恤民隱之心王者之事也劉氏曰異者天所以譴人君使修德也故異至則內自省而已耳非所待於外也不當告告為失禮失禮則書災者害之及民物者也諸侯於四鄰固有恤病救急之義是所待於外也不可不弔弔為得禮得禮則書公羊云外災不書及我也按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若水災及魯自可記魯災無為詳宋而略我也穀梁云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王者之後也非也杞亦王者之後未嘗記其災何歟

冬王姬歸于齊 左傳齊侯來逆共姬

按周制王姬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 詩召南何彼襛矣小序朱子傳周王之女姬姓故曰王姬王姬雖嫁於諸侯然其車服制度與他國之夫人不同甚言其貴盛之極鄭氏曰下王后一等謂車乘厭翟勒面繢總服則褕翟 禮亦隆矣

春秋之義尊君抑臣其書王姬下嫁曷為與列國之女同辭而不異乎曰陽倡而陰和 去聲詩鄭風丰小序 夫先而婦從 士昏禮賓出婦從壻乘其車先 天理也述天理訓後世則雖以王姬之貴其當執婦道與公侯大夫士庶人之女何

以異哉故舜為匹夫妻去聲帝二女而其書曰嬪毗賓反于虞見堯典注嬪婦也使行婦道於虞氏西周王姬嫁於齊侯據詩稱齊侯之子亦執婦道成肅雝之德同上召南小序其詩曰曷不肅雝王姬之車雝詩作雝朱子傳肅敬也雝和也言此何肅肅而敬雝雝而和乎乃王姬之車也蓋王姬貴盛如此而不敢挾貴以驕其夫家故見其車者知其能敬且和以執婦道也自秦而後尤欲尊君抑臣為治而不得其道至謂列侯尚尊也公主初學記周末以天子嫁女於諸侯使諸侯同姓者主之始謂之公主秦因之漢制帝女為公主姊妹為長公主諸王女為翁主使男事女夫屈於婦逆陰陽之位故王

陽條奏世務指此爲失前王吉傳吉字子陽上疏言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屈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宣帝以其言迂濶不甚寵異而長樂王回亦以其弊至父母不敢畜許六反下同其子舅姑不敢畜其婦宋王回字深父福州長樂人舉進士不仕隱居著述原其意雖欲尊君抑臣爲治而使人倫悖於上風俗壞於下又豈所以爲治去聲也其流至此然後知春秋書王姬侯女同詞而不異垂訓之義大矣高氏曰公不可主齊昏故重而重見之王氏曰主襄公之昏其罪大故書之詳主桓公之昏其罪小故書之略張氏曰王姬即齊侯之夫人王姬是也會於齊爲讎

然已易世故齊侯之來逆不書止書王姬之歸而已王女下嫁無異於諸侯之女適人者蓋夫婦之道乃三綱之所繫不可不早正故因其始嫁而一之於諸侯女歸之辭焉若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常禮不可忝也愚按後世公主出嫁無王姬執婦道之風莫不庸奴其夫雖尚主者極有才名而勢屈於崇貴吞悲茹氣無所逃訴故晉人有無事取官府之說至六朝其失尤甚江斆尚臨海公主讓婚表有云制勑甚於僕隸則其敝可知矣春秋書王姬之歸與詩相表裏實萬世之法也○陸氏曰公穀皆云志其過我也按書其歸為魯主婚爾穀梁他處即云為之中者歸之與此自相反矣

己莊王十亥五年崩**十有二年**齊桓四晉緡二十三衛惠十八蔡哀十三鄭厲十九子儀十二曹莊二十陳宣十一杞靖二十二宋閔十弑秦武十六楚文八**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音攜公羊傳隱之也其國亡矣啖氏曰非嫁而歸故加紀字何氏曰酅不繫齊者時齊聽後五廟故國之

莊公四年紀侯去國至此九年叔姬至此始歸于酅者紀侯方卒故叔姬至此然後歸爾歸者順詞以宗廟在酅歸奉其祀也叔姬雖伯姬之娣然諸侯夫人既卒則次妃攝治內事故叔姬雖媵妾當奉紀之祭祀魯為宗國婦人有來歸之義紀既亡矣不歸于魯家氏曰夫死無子而終於父母家者非正也終於夫家正也所謂全節守義不以亡故而虧婦道者也杜氏曰叔姬全守節義以終婦道故繫之紀賢之也魯人高其節義恩禮有加焉愚按當時必有饋問弔葬之禮故史策錄之

是故其歸于鄘其卒其葬史冊悉書夫子修經存而弗削使與衛之共音恭姜同垂不朽詩鄘柏舟小序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爲後世勸若夏侯令女曹爽之弟婦也寡居守志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而曰曹氏全盛之時尚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魏志曹爽傳注夏侯文寧女名令女妻爽弟文叔文叔蚤死家欲嫁之以刀截兩耳居止常依爽爽誅曹氏盡死文寧以曹氏無遺類冀其意沮使人風之令女以刀斷鼻或曰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爲哉令女曰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云云禽獸之行吾豈爲乎聞者爲之感動

其閒叔姬之風而興起者乎劉氏曰紀侯之殁不書叔姬何以得書春秋因叔姬之行以明紀季之以酅入齊非利之也凡欲存國耳試使紀季見宗國之危折地以求利此邦庶其莒弁夷何異春秋當絶之矣張氏曰叔姬伯姬之娣隱七年歸于紀者伯姬既死叔姬實攝内事而能不以國之存亡貳其事君子之心不以身之榮悴變其奉宗廟之志故必歸于酅以終其身易曰眇能視利幽人之貞於叔姬見之矣春秋可不録其本末以示婦道之正乎陳氏曰紀亡矣曷為謂之紀叔姬存紀也國滅而復見者善辭也是故紀亡書紀叔姬陳亡書陳災○劉氏曰穀梁云國而曰歸此邑也其曰歸何也吾女也失國喜得其所故言歸爾非也邑何故不得言歸乎酅者紀之别也紀者叔姬之家也人歸其家可不曰歸乎以謂喜得其所乃言歸何哉家氏曰公羊謂歸于酅者歸于其叔叔其可歸乎蓋紀之

宗廟在焉義當歸也愚按或謂叔姬歸于叔非其所歸亂也夫叔姬歸于酅酅乃紀五廟之所在叔姬之歸以奉祭祀而非歸于紀季也夏侯令女之依爽與叔姬正同豈可亦責之依其伯乎春秋書内女惟紀叔姬宋伯姬録本末甚詳非賢而得若是乎

夏四月○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捷公作接左傳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宫萬公右歂孫生搏之宋人請之宋公靳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宋萬弑閔公于蒙澤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遇大宰督于東宫之西又殺之公羊傳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孔父荀息皆累也舍孔父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仇牧萬搏閔公絶其脰仇牧聞君弑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劒而叱之萬臂摋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仇牧

可謂不畏強禦矣穀梁傳書及以尊及卑也仇牧閑也

君弑而大夫死於其難乃旦反下同春秋書之者其所取也大夫死於弑君之難而有不書者徒人費石之紛如孟陽死於齊襄之弑蕩意諸死於宋昭之弑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堙死於齊莊之弑皆不書故知孔父牧息皆所取也夫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然徒殺其身不能執賊無益於事也亦足取乎食焉不避其難哀十五子路曰云云義也徒殺其身不能執賊亦足為求利焉而逃其難者之訓矣何名為無益哉夫審事

物之重輕者權也權重輕而處之得其宜者義也大宰音泰督亦死於閔公之難削而不書者身有罪也桓二督弑殤公惠伯死於子惡之難亦削而不書者非君命也文十八襄仲殺子惡以君命召惠伯其宰止之曰入必死惠伯曰死君命可也宰曰若君命則死非君命何聽入殺而埋之通旨董卓召皇甫嵩往見執而亡漢與惠伯同死不得其所也使知春秋之義則不往可也召忽死於子糾之難孔子比於匹夫匹婦之諒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所事不正也據子糾不當立崔杼弑君晏平仲曰人有君而人弑之吾焉於虔反下同得死之

而焉得亡之君子不以是罪晏子者齊莊公不為社稷死而晏子非其私昵之臣也見左傳襄二十五年若仇牧荀息立乎人之本朝執國之政而君見弒不以其私也雖欲勿死焉得而勿死聖人書而弗削以為求利焉而逃其難者之勸也惟此義不行然後有視棄其君猶土梗莊子田子方篇眞土梗耳注土梗土人也遭雨則壞弁髦左傳昭九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注童子垂髦始冠三加成禮而棄其始冠曾莫之省而三綱絕矣愚按春秋褒死節之臣所以為千萬世事君者之勸後世春秋之義不行是以亂賊篡弒而將相大臣皆黨惡

朋比怙不之恥如漢王舜等之事王莽魏王沈王業之事司馬昭晉傅亮謝晦等之事劉裕宋褚淵王儉之事蕭道成唐張文蔚楊涉等之事朱溫甚至如馮道歷事五代皆任公師之貴不以為辱而反以為榮比明皇之象昭宗之猿而有愧矣豈非所謂棄其君如土梗弁髦而莫之省乎○王氏曰據左氏宋公相靳之後萬病其言而肆惡古者賢君待其臣以禮出入起居罔有不欽則戲謔之談意外之憂何由至哉閔公反此所以及禍也臨川吳氏曰公羊言莊公獲萬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反為大夫於宋萬有力無德戰敗免罪已幸矣又以之為大夫宋閔用人如此其遭弑自取之也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左傳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

按左氏宋萬弒閔公于蒙澤杜氏曰宋地奔陳范氏曰宋久不討賊致令得奔孫氏曰萬八月弒君十月方出奔是宋之臣子緩于討賊宋人請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於鴆反下同之酒而以犀革裹之宋人醢音海萬然則賊已討矣曷為不書陳人殺萬而葬閔公乎據州吁無知已殺則衛桓齊襄皆書葬夫天下之惡一也左傳衛石祁子曰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陳人不以萬為賊而納之又受宋人之賂而使婦人飲之酒是與賊為黨非政刑也特書萬出奔陳而閔公不葬以著陳人與賊為黨

之罪而不能正天討其法嚴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陳氏曰向也合四國之君而後華督免於討今萬得奔陳自是無討賊者矣張氏曰陳容其奔罪巳大矣受賂而後歸之與所謂殺其人汙其宮而瀦焉之意何其異哉臨川吳氏曰陳人當如昔年之執州吁者以執萬今乃受其奔是為逆賊之逋逃主也宋臣雖能逐賊而立君然賊既逸去後始得而誅之視石碏討州吁之義則有愧矣故不言宋人殺萬愚按春秋書逆賊出奔一以責國人之失賊一以責鄰國之不當受也陳人既受賊及貪賄而後以狙詐戮之則非天討矣慶父弑閔公奔莒莒人亦受賂而後歸之及境而縊事與此同蓋亦不能正天討故閔公亦不書葬也里克甯喜皆已殺而卓剽不葬蓋晉衛討亂臣不以其罪而又不以君禮葬卓剽也蔡般未討而蔡景書葬乃變例而責諸侯之不能討

賊也考經之上下文與經之前後事而其義見矣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此之謂也

庚僖王十有三年齊桓五晉緡二十四衛惠十九蔡哀十四鄭厲二十子儀十三曹莊二十一陳宣十二杞靖二十三卒宋桓公御說元年秦武十七楚文九

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齊侯穀作齊人左傳會于北杏以平宋亂穀梁傳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始疑之何疑焉桓非受命之伯也將以事授之者也舉人衆之辭也杜氏曰北杏齊地

桓何以及四國之微者會是宋公邾子也桓率諸侯以平宋亂宋公决不以微者會邾小國尤不敢以微者會公侯然則何以稱人春秋之世以諸侯而主天下會盟之政自北杏始其後宋襄晉

文楚莊秦穆交主夏盟跡此而為之者也五伯注見首卷進表下桓非受命之伯孫氏曰周禮九命作伯得專征諸侯若五伯者皆非命伯召伯賜齊侯命尹氏策命晉侯春秋皆不錄之故孟子曰三王之罪人諸侯自相推戴以為盟主是無君矣故四國稱人以誅始亂正王法也楊氏辨要春秋之世以諸侯而主天下會盟之政由北杏之會始以大夫而主天下會盟之政由文七年扈之盟始以諸侯主天下之政諸侯之無王也諸侯無天子之命而自相推戴桓公為盟主聖人苟不貶於其始則後世迹此而亂故獨書齊侯而宋陳蔡邾之君皆稱人則無王命而推齊侯為伯之罪著矣厥後宋襄晉文楚莊交爭天下之盟主而王道絕者襄桓之故也永嘉呂氏曰方伯圖之未興也列國諸侯更相

吞噬間有若鄭莊齊僖之流雖能雄長于一時而終未能執伯主之柄天下紛紛莫之統一然心猶知有周也及伯圖既興則翕然唯伯主之為聽下以號令諸侯上以脅制天子一時氣勢聲焰赫奕中國賴以少事自是王命浸微矣是故有北杏之會則有幽之盟有幽之盟而後有葵丘之盟則宰周公在會矣然猶未也至溫之會則天王實狩焉比事以觀而善惡自見矣

齊侯稱爵其與之乎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有能會諸侯安中國而免民於左衽而審反則雖與之可也誅諸侯者正也與桓公者權也陳氏曰春秋非主兵皆序爵也於是序齊於宋之上而獨爵齊將予齊以伯也晉文之簡曰晉侯齊師宋師秦師皆始伯之辭也自是無特相會者矣高氏曰齊桓始謀合諸侯皆人之而獨舉齊爵抑

揚之辭也自此執鄭詹伐山戎執轅濤塗二十餘年不與齊桓以爵或曰桓公始平宋

亂遂得諸侯故四國稱人言衆與之也家氏曰齊桓創伯以平宋

亂春秋與之齊侯書爵褒之也諸侯書人著衆望之所同屬也周衰王綱凌夷諸侯迭擅齊桓能以尊王室正諸夏攘僣竊為事故春秋予之也張氏曰王政不行亂賊得志强暴肆行天下思得賢伯之與齊桓一會而宋陳蔡邾並來受命可見天下歸之幾如水之就下然桓公茍能於宋萬初弑君之時舉兵討之則不勞告諭而天下翕然宗齊矣

夏六月齊人滅遂左傳會于北杏遂人不至齊人滅遂而戍之穀梁傳不日微國也杜氏曰遂國在濟北蛇丘縣東北張氏曰蛇丘屬漢泰山郡隧鄉故遂國也愚按今屬濟寧路鉅野縣

滅國之與見滅罪孰為重取國而書滅奪人土地使不得有其民人毀人宗廟使不得奉其祭祀非至不仁者莫之忍為見滅而書滅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也公羊僖五其亦不幸焉爾語有之曰興滅國繼絶世天下之民歸心焉南軒張氏曰興滅國不欲忘其先之功德也繼絶世不忍墜人之宗祀也今乃滅人之國而絶其世罪莫重矣齊人滅遂其稱人微者爾凡書滅者不待再貶而惡已見音現家氏曰遂人不會北杏固為有罪然未至於可滅也伯者假公義以濟私欲滅譚矣又滅遂不過為拓土開疆之計

春秋於三年之間聮書二滅以著齊桓之罪功過不相掩也高氏曰齊桓未見救中國之功而示威小國以滅之以脅大國聖人深責之

秋七月○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古何反左傳始及齊平也公羊傳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其不日何以始乎此莊公將會乎桓謂曹子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莊公曰諾於是會乎桓莊公升壇曹子手劒而從之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壞壓竟君不圖與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管子顧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已盟曹子摽劒而去之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讐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穀梁傳曹劌之盟也信齊侯也桓盟雖内與不日信也杜氏曰柯齊之阿邑張氏曰今東平府東阿縣

始及齊平也孫氏曰公不及北杏之會桓公既滅遂懼其見討故盟于此王氏曰柯齊地而言公會則此會本齊侯之意也世讎而平可乎於傳有之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左傳文六史駢曰前志有之云云宣十八臧宣叔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魯於襄公有不共戴天之讎當其身則釋怨不復而主王姬狩于禚會伐衛同圍郕納子糾故聖人詳加譏貶以著其忘親之罪今易世矣而桓公始合諸侯安中國攘僭亂尊天王乃欲修怨怒鄰而危其宗社可謂孝乎故長勺之役專以責魯而柯之盟公與齊

侯皆書其爵則以為釋怨而平可也張氏曰魯莊自齊桓入國屢與之戰雖一再勝而齊方修軍政以圖伯魯有見伐之虞至此始及齊平公穀所載曹子之事齊桓揁小利以收魯容或有之皆霸術也但公羊言之過其實耳或稱齊襄公復九世之讎而春秋賢之信乎公羊莊四以仲尼所書柯之盟其辭無貶則復九世之讎而春秋賢之者妄矣其諸傳者借襄公事以深罪魯莊當其身而釋怨耶朱子語問莊公與齊桓會盟春秋不譏曰凡事貴謀始莊公親見襄公殺其父既不能復讎反與之燕會又為之主婚豈特不能復而已既親與讎人如此到桓公時又自隔一重了如何更責他去報見讎在面前不曾報得更

欲報之於其子若孫非惟事有所不可也自𫉬得没氣勢又况齊桓公率諸侯尊周室以義而舉莊公雖欲不赴其盟會豈可得哉事又當權今時勢義理輕重若桓公無事自來召諸侯莊公不赴可也今桓公名為尊王室若莊公不赴非是叛齊乃叛周也愚按公羊稱齊襄復九世之讎則失之過莊公當其身釋怨不復則失之不及今考桓公至定公才八世而夫子相定公會齊侯于夾谷安得謂九世猶可復讎乎

春秋於褋之狩人齊侯以貶公於溺會伐衛貶不書公子於圍郕諱不書公屢加貶絶則復讎之責至矣故柯之盟不復致貶誠以齊桓倡伯尊王安夏顧不可以區區不能報之寡弱召其危辱以獲戾於先君也聖人輕重之權衡豈不深切著明也哉○趙氏曰公羊云云按桓公未嘗侵魯地及盟後未嘗歸魯田

莊公與齊襄猶歡好不絶

不應至桓公却生讎怨

辛僖王丑二年十有四年齊桓六晉緡二十五衛惠二十蔡哀十五鄭厲二十一子儀十四弒曹莊二十二陳宣十三杞共公元年宋桓二秦武十八楚文十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左傳宋人背北杏之會諸侯伐宋取成而還程子傳春秋之法將尊師衆曰某帥師將卑師衆曰某師將卑師少曰某人將尊師少曰某伐某齊自管仲為政莊十一年而後未嘗興大衆也其賦於諸侯亦寡矣終管仲之身四十年息養天下厚矣惟救邢稱師識其次也至於泰晉使之不競而已不强致也是以其功卑而易成

宋人背音佩北杏之會臨川吳氏曰北杏之會齊侯本以定宋君之位而宋即背之盖假仁義非誠心故人心不孚也諸侯伐宋杜氏曰經書人傳言諸侯者總衆國之稱張氏曰陳曹皆宋之鄰不動遠國簡便之規模也其稱人者將去聲下同卑師少也齊

自管仲得政滅譚之後二十年間未嘗遣大夫為主將亦未嘗動大衆出侵伐十三年滅遂十五年伐郳十六年伐鄭十九年伐我二十年伐戎二十六年伐徐二十八年伐衛救鄭三十年降鄣閔元年救邢二年遷陽僖四年伐陳侵陳七年伐鄭十七年伐英氏皆稱人惟次聶北城邢伐厲書師救徐書大夫其餘侵蔡伐楚伐鄭圍新城伐北戎皆書爵則君自行耳伐山戎書人獨非將卑師少者以遇魯濟獻捷書齊侯故也蓋以制用兵而賦於民薄矣故能南摧強楚西抑秦晉天下莫能與之爭也或以為貶齊稱人高郵孫氏曰滅遂至遷陽皆貶稱人誤矣通旨問桓公南征北伐不閒勞民而兵食足者何策曰以春秋考之管仲相桓公數十年未嘗

動大衆出征伐亦未嘗命大夫為將帥此足食足兵之本也

夏單伯會伐宋

隱公四年諸侯伐鄭翬帥師會伐則再舉宋陳蔡衛四國之名今諸侯伐宋而單伯會伐不復扶又反再舉三國之名何也宋人背北杏之會合諸侯而伐之者齊桓公也會伐者無貶焉故其辭平主謀伐鄭而欲求寵於諸侯以定其位者州吁也會之者黨逆賊矣故其詞繁而不殺疾之也再舉而列書者甚疾四國

之詞也言之不足故再言之而聖人之情見矣孫氏曰桓以諸侯伐宋本不期會會自畏桓故使單伯會伐高氏曰非既約而後期與衰僑如會同張氏曰魯自盟柯巳平于齊而未從其役故因齊討宋命上卿帥師往會示從伯之意齊桓方興理勢當從固異於羣會宋殤黨亂賊伐無罪矣故書會伐而不再叙諸國也○劉氏曰公羊云後會也按伐宋之時魯本不預謀後聞乃遣大夫往會耳非後期也穀梁云會事之成也與公羊相似愚按左氏云齊請師于周單伯會之故治左氏者皆以單伯為周大夫今考成十六年十七年尹子單子三會伐鄭不書會伐又況定四年傳云劉文公合諸侯伐楚而經仍書公會劉子諸侯侵楚今既稱單伯會伐則單伯為魯大夫明矣

秋七月荊入蔡左傳蔡哀侯為莘故繩息嬀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嬀歸

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七月楚入蔡穀梁傳其曰荆州舉之也州不如國國不如名名不如字張氏曰息之亡蔡之入皆哀侯致之蔡自會鄧懼楚之後非但不為桑土牖户之謀而以婦人之故再召楚師始則身虜繼以國破楚熊貲興兵以悅婦人是時齊桓伯業未成遂致其横行淮漢寖及中國也王氏曰荆虜獻舞歸今又入蔡四鄰不能救方伯不復問小國附盟主果何恃乎書以病齊桓也呂氏曰入春秋以來蔡嘗從王伐鄭則修勤王之職也會于鄧盟于折會于曹則猶交諸侯之玉帛也伐鄭伐戴伐衛則猶同諸侯兵車之會也自敗莘以來五年再被荆師哀侯蒙塵不返而蔡之臣子甘為楚向齊桓倡伯僅一從北杏之會自是折而從楚會伐會盟皆不與矣是故召陵加師僅足以得楚人之屈服而不能革蔡人從楚之心齊桓既沒楚成抗衡盟齊會盂圍宋則蔡莫不偕至至

于晉文城濮之戰楚既大劒蔡始改圖晉之三會黽勉周旋晉文既歿而中國之盟會蔡復不與厥貉之次遂挾楚䝱為窺宋之謀郤缺欒書伐之侵之而不從也晉悼復伯列國悚然聽命而蔡安於楚之宇下鄭人侵蔡獲司馬燮而楚復為蔡仇鄭終悼公之世亦不能得蔡也殿後再從楚伐鄭宋虢之會公孫歸生實序于列國大夫之上楚虔會申及再伐吳蔡靈皆從之是中國諸侯折而從楚者莫如蔡之先其堅於事楚者莫如蔡之甚也般之殺有之用廬之封蔡之存亡廢興皆宅命於楚蔡朱東國之廢置又制於楚之讒臣矣蔡昭受拘三年不勝其辱質愛子以請晉而召陵之役晉人求貨而辭蔡諸侯侵楚無功而楚人圍蔡益暴柏舉之戰假手于吳以釋憾而楚昭報復使疆于江汝之間蔡之傾覆是懼謀徙州來哭墓而遷君臣相殘以及公孫翩之禍迄春秋之後終為楚所并棄同即異之謬其害豈淺淺哉○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

侯鄭伯于鄄單音善鄄音絹　左傳會于鄄宋服故也穀梁傳復同會也杜氏曰鄄衛地東郡鄄城張氏曰今濮州鄄城縣　愚按鄄城縣今屬東昌路　薛氏曰齊之先乎諸侯長之也　高氏曰諸侯伐宋踰時不解至是宋公始服而為此會　臨川吳氏曰春齊陳曹三國伐宋其夏魯單伯方往會伐時宋已成而三國還師故冬而單伯復會齊宋之君以結成而衛鄭之君亦來會也○劉氏曰左氏見周有單子遂誤以單伯亦為周大夫凡王人出會諸侯無不序公侯之上者宰周公劉子之類是也杜氏為之飾說欲證單伯必為周人非解經之體

壬寅　僖王三年　十有五年　齊桓七　晉緡二十六　衛惠二十一　蔡哀十六　鄭厲二十二　曹莊二十三　陳宣十四　杞共二　宋桓三　秦武十九　楚文十一

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

于鄄左傳復會焉齊始霸也穀梁傳復同會也張氏曰傳謂始霸指諸侯始定而言然魯未信服是後宋人猶或主兵衛鄭未免復叛蓋齊霸駸駸向定諸侯之心猶未一也襄陵許氏曰十三年十四年會至是又會三合諸侯而不盟以示重慎是以盟則衆信莫敢渝也杜氏曰陳國小每盟會皆在衛下齊桓始伯楚亦始強陳介於二大國而為三恪故齊桓自此年進之以在衛上遂終於春秋愚按是後惟召陵侵楚序衛下蓋陳在喪稱子故也○夏夫人姜氏如齊襄陵許氏曰鄄之再會魯尚未從桓公未能比近無以示遠務求合於魯是以受文姜以昭親親而齊魯之交卒合然而禮坊一失夫人復啓越竟之恣遂成如莒之姦張氏曰文姜播惡齊襄之世不如齊八年矣至此復如齊桓公欲求魯好以定伯業而不之拒豈非未聞行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為之法乎此孔門所以不道霸者春秋特書以累桓也○秋宋人齊人

邾人伐郳郳公作兒音郳左傳諸侯為宋伐郳

伯與霸同後倣此者之先諸侯專征也非伯者而先諸侯主兵也杜氏曰宋主兵故序齊上班序上下以國大小為次征伐則主兵為先春秋之常也張氏曰小邾宋之附庸不服宋桓公為宋伐之齊桓霸體未全正此役為宋而興宋序齊上亦猶伐宋之師邾人為道而序鄭之上也此齊桓之師何以序宋下猶未成乎伯也二十七年同盟于幽天下與之然後成乎伯矣劉氏曰當是時桓未成乎伯未成乎伯而伐人猶諸侯之相伐也諸侯之相伐則必推主兵者上之是以宋先序蜀杜氏曰齊桓內不能率諸侯以朝天子外不能攘暴亂以救中國為宋討一附庸以求其服從斯德之小

乎愚按石氏謂郳有二郳黎來乃小邾國三國伐郳乃宋之附庸今考伐郳而後經不書郳惟書小邾城成周之役經書小邾人而宋仲幾曰郳吾役也昭二十年傳稱郳申杜氏云小邾穆公子必有所據則郳為小邾明矣

鄭人侵宋 左傳鄭人間之而侵宋張氏曰間諸侯伐郳而侵宋不誠服齊以背二鄄之會鄭之反覆於齊楚之間蓋始於此故書侵以惡之

侵伐之義三傳不同 公羊觕者曰侵精者曰伐穀梁苞人民敺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 左氏曰有鐘鼓曰伐無鐘鼓曰侵先儒或非其說以為聲罪致討曰伐無名行師曰侵 陸氏曰凡師稱罪致討曰

伐無名行師曰侵據左氏之說則齊侯侵蔡晉侯侵楚之類皆用大師而總數國若無鐘鼓何以行師又狄師亦有稱伐者豈是能有鐘鼓乎則左氏之例非矣公羊以謂深者為精淺者為觕前後有侵師至破其國伐師不深者殊多則公羊之例又非矣穀梁云云齊桓伐楚不戰而服無壞宮室伐樹木之事又豈二百四十二年行師悉皆如此暴亂乎則知穀梁亦非也未有以易之者也然考諸五經皆稱侵伐在易謙之六五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書之泰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詩之皇矣曰依其在京侵自阮疆周官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而曰賊賢害民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鄭氏注伐者兵

入其境侵之者兵加其境而已而以為無名行師可乎愚按陸淳謂不言罪名但行殺掠非謂師出無名然語辭未明有以啓後人之疑也然則或曰侵或曰伐何也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聲罪者鳴鐘擊鼓整衆而行兵法所謂正也潛師者銜枚臥鼓出人不意兵法所謂奇也國語備鐘鼓聲其罪也襲侵無聲為襲事也愚按侵伐二字必皆當時行師之名故雖外域亦書伐而霸者之兵亦書侵其義之是非係乎其事之得失不以是為褒貶也然有當書伐而書侵當書侵而書伐者春秋之變例也

冬十月

癸卯僖王四年**十有六年**齊桓八晉武公稱三十八年衛惠二十二蔡哀十七鄭厲二十三曹莊二十四陳宣十五杞共三宋桓四秦武二十楚文十二**春王正月○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南北爭鄭於是始左傳諸侯伐鄭宋故也孫氏曰鄭背鄄之兩會侵宋故齊桓帥諸侯伐之齊序宋下與伐郳同張氏曰伐鄭不止為宋而已盖鄭不服則諸侯之心未一也襄陵許氏曰中國諸侯宋為大既為之服郳又為之報鄭宋盖自是與齊為一宋親而中國諸侯定矣家氏曰鄭突以庶簒嫡昭得返國突復據櫟以逼之昭以弑死突之為也齊桓始伯當聲突舊惡請于王以正其罪宣示遠近以警羣聽今為宋而伐鄭非名也愚按此伐鄭與二十六年伐徐皆以齊序宋下齊未成乎伯而宋猶主兵也**○秋荆伐鄭**左傳鄭伯自櫟入緩告于楚楚伐鄭及櫟師氏曰自桓公之立而荆為中國患矣十年敗蔡師十四年又

入蔡今復伐鄭而桓不能討聖人詳書之以累桓也王氏曰齊方圖伯楚亦寖强北侵不已陳蔡鄭許適當其衝鄭之要害尤在所先中國得鄭則可以拒楚楚得鄭則可以窺中國故鄭者齊楚必爭之地也自是鄭被兵於中國者三十有九於楚者二十春秋備書以見中外之盛衰焉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公會公作

許男下公穀有曹伯左傳鄭成也公羊傳同盟者何同欲也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程子傳齊桓始伯仗義以盟而魯首畔盟故諱不稱公上無明王下無方伯諸侯交爭齊桓始霸天下與之故書同杜氏曰滑國都費河南緱氏縣幽宋地張氏曰滑今滑州薛氏曰許男何以先乎曹滑大也非禮班之序也桓公倡伯而亂周班之序非長諸侯之道也

會者公也不書公諱也陸氏曰會公會也不書公為公諱也陳氏岳曰凡空書會其侯是公自會也諸侯皆序非微者明矣其諱公何也程氏曰齊桓始霸仗義以盟而魯首叛盟故諱不稱公惡去聲失信也據十七年受鄭詹其曰同盟何也程氏曰上無明王下無方伯列國交爭桓公始霸天下與之故書同盟志同欲也何氏曰同心欲盟也同心為善善必成同心為惡惡必成故重而言同盟也愚按同盟之義論者不同然實皆不出於公羊之說杜預言服異盖以左氏於幽之盟一則曰鄭成一則曰陳鄭服於新城曰從於楚者服於蟲牢于戲曰鄭服也於馬陵曰且莒服故也於雞澤曰晉為鄭服故合諸侯於重丘平丘曰齊成

曰齊服也推是論之則清丘斷道之討貳于蒲以諸

侯之貳皆所以服異于戚則鄭伯聽成而鄭已服柯

陵亳北伐鄭而同盟則鄭服可知扈打則悼公初立

而諸侯新服也是則因服異而言同盟也穀梁於二

幽之盟皆曰同尊周於新城斷道雞澤平丘皆曰同

外楚揚士勛疏謂魯莊之世楚國未强齊桓初霸直

取同尊周而已魯文之時楚人强盛而中國畏之新

城書同傳云外楚則清丘亦是外楚傳省文也舉斷

道以包上下則蟲牢馬陵蒲之與戚柯陵扈打之類

亦是省文雞澤復發傳者楚人轉盛中國外之彌甚

則戲盟京城重丘亦其義也平丘又重發外楚之文

是後中國微弱不復能外楚矣是則謂晉伯十有四

盟皆為外楚新城發傳著其始平丘發傳著其終斷

道雞澤舉上下以包其餘也文定以諸侯同欲而書

同又以惡其反覆而書同二幽新城清丘斷道皆云

同欲馬陵云同病楚柯陵雞澤平丘云同懼楚皆同

欲也以例推之于戚同欲討曹虛打同欲救宋也于蒲之盟罪其失信而尋盟亳北之盟惡其既同而又叛皆惡其反覆而書同者也以例推之于戲亦既同而又叛也惟蟲牢惡其皆不臣重丘惡其受賂而不討賊即何休所謂同心為惡惡必成者也穀梁云尊周外楚即所謂同心為善善必成者也惡其反覆而書同謂其既同而復異也杜預言服異謂其背異而今同也愚故謂論者不同皆不出於公羊同欲之說也唐孔氏云載辭稱同啖趙謂盟辭同而無彼此之異蓋惟其同欲是以載書同辭也薛氏又謂同力乎中國亦同心之意也若夫劉原父引殷見曰同謂設方明如方岳之盟故書同然襄九年楚公子罷戎與鄭人同盟于中分十九年邾人郳人徐人會宋公同盟于蟲牢豈亦能設方明而用殷同之禮乎新城虛打皆大夫與盟清丘則四國之大夫當時大夫雖僭然未必能備天子之禮也季姬及鄫子遇于防安得

用天子冬見曰遇之禮乎止齊陳氏臨川吳氏皆謂同者衆辭列國相與盟而莫適為主然前此瓦屋惡曹後此鄟陵皐鼬皆莫適為主而不書同齊桓晉悼皆霸者之盛不可謂其不專主盟也或者又謂霸業未盛霸業既衰則書同盟然齊桓幽之再盟不可謂霸業未盛牡丘霸業已衰而不言同晉悼之盛終始書同盟而祝柯澶淵晉霸已衰皆不書同則霸業之盛衰固不係於書同盟與不書同盟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故聖人以信易食答子貢之問論語朱子註民無食必死然無信則雖生亦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為安君子以信易生重桓王之失詩兎爰小序桓王失信諸侯背叛君子不樂其生焉春秋之諱公與音預是盟也豈不以信之重於生與食乎先儒或以

為不書公者諱與讎盟誤矣范氏曰諸侯同共推桓而魯與齊讎公可事齊不會不書公以著疑焉果以桓為讎而諱與盟者曷不於柯之盟諱之也愚按霸者合諸侯而同盟外示同欲而出於中心之誠者蓋寡先儒謂惡其反覆而書同盖書同盟而反覆之惡自著故于幽為同盟之始而魯則失信於齊桓平丘為同盟之終而晉則辭魯昭使不與盟是皆反覆之易見者也說者皆疑鄭詹逃來在明年不當先諱公而貶之夫春秋為國諱惡苟不書鄭詹之來則失事實書詹來而盟幽不諱公則又彰莊公之失信故沒公不書使若微者同歃則莊公之罪不甚顯而所以譏之者至矣況聖人筆削一經屬辭比事以寓賞罰必詳上下文及前後事而後譏其指歸安可謂不當先諱公乎公子翬未弒隱公而去其族齊無知未弒襄公而弟年書名紀叔

姬全節守義以妾媵而特書歸于紀季子賢而不書出奔皆所以詳本末而垂法戒非可以常例而議之也朱子於綱目書魏荀攸書司空梁文惠公狄仁傑漢未為魏而言魏仁傑未贈司空而稱司空亦先事而致褒貶豈非取法春秋之遺意乎○趙氏曰穀梁云不言公外內寮一疑之也按莊公與齊寮往來未嘗有阻豈於桓公更有疑哉此直夫子定貶責之旨何關內外寮也

郳子克卒穀梁傳其曰子進之也范氏曰附齊而尊王室王命進其爵杜氏曰克儀父名稱子者蓋齊桓請王命以為諸侯高氏曰不能五十里為附庸若有功加地滿五十里則列為子男郳本附庸齊桓始伯從其征伐有功王室以是請王命而爵之為子聖人因其卒而著之陳氏曰向也曰儀父今曰郳子已賜之爵也春秋之初諸侯猶稟命於天子是年王使虢公命曲沃伯為晉侯詩人為之賦無衣則諸侯猶有黜陟也

甲僖王五　十有七年　齊桓九晉武三十九卒衛惠二十

辰年崩　三蔡哀十八鄭厲二十四曹莊二

十五陳宣十六杞共四宋桓

五秦德公元年楚文十三　春齊人執鄭詹　詹公作瞻下同左傳

鄭不

朝也

書齊人執詹惡去聲齊之詞也　孫氏曰稱人以執惡桓也劉氏曰執詹書人責

齊之詞也不稱行人非使　鄭既侵宋又不朝齊詹為執政蓋用事

之臣也　杜氏曰齊桓始霸鄭既伐宋又不朝齊詹為鄭執政大臣詣齊見執孔氏正義傳曰鄭有

叔詹堵叔師叔先言詹是詹最貴也齊以不朝責鄭鄭令詹詣齊謝罪齊人執之　其見執宜

矣而以惡齊何也以責人之心責已則盡道以愛已

之心愛人則盡仁本張子黃氏曰即人之身而得治已之道治已之道初不難見觀其責於人者而已即已之身而得待人之道待人之道不必遠求觀其施於已者而已此春秋待齊之意也

襄陵許氏曰宋大鄭小齊桓盖德宋而威鄭文王之興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而桓反之是以為伯道也至於宋襄執鄫之虐則桓不為矣張氏曰詹不氏與柔溺同桓執鄭詹討鄭不朝之罪當書齊侯而稱人以非伯討貶也諸侯不服不能修德以來之而執其大夫則小國之從齊皆出於力不贍而非有心悅誠服之意為可見矣○趙氏曰公穀皆云詹鄭之微者書甚佞也言微者不當書特為佞書諸見執者豈無罪乎何獨特書此佞穀梁又云以其逃來志之若執猶不書奔何足書乎若為來魯但言自齊逃來足知見執何必先書之劉氏曰春秋未有微者而得書於經穀梁曰人者衆辭以人執

與之辭也非也宋人執鄭祭仲邾人執鄫子亦可謂與之乎

夏齊人殲于遂殲子廉反公作瀸左傳遂因氏頜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公羊傳瀸積也衆殺戍者也穀梁傳殲者盡也何為不言遂人盡齊人也無遂之辭也無遂則何為言遂其猶存遂也

殲盡也啖氏曰殲者自滅之義齊滅遂使人戍之在十三年遂之餘民飲去聲戍者酒而殺之齊人殲焉杜氏曰齊人戍遂遂人討而盡殺之故以自盡為文何氏曰稱人衆辭臨川吳氏曰以無罪滅遂固已失遂人之心矣而齊之戍者或又凌蔑其舊民故遂人憤怒而盡殺之春秋書此者見音現齊人滅遂恃强陵

弱非伐罪弔民之師遂人書滅乃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也公羊本 夫以亡國餘民能殲强齊之戍則申胥一身可以存楚左傳定四伍員與申包胥友曰我必復楚國包胥曰我必能興之及吳入郢昭王奔隨包胥如秦乞師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絶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救楚吳師大敗楚子入于郢 楚雖三户可以亡秦史范增傳楚南公曰楚雖三户亡秦必楚卒之滅秦者皆楚人也韋昭曰三户楚三大姓昭屈景也左傳哀四三户杜氏曰丹陽縣北三户亭服虔云三户漳水津也 固有是理足為强而不義之戒而弱者亦可省身而自立矣劉氏曰齊滅人之國而又戍之以自取死亡故令其

文如齊人自死于遂也陸氏曰不曰遂人殺之齊自取也張氏曰絶滅社稷以及其君慮其民之思舊主而以兵力强制之不知彼心不服吾力稍怠必有出於意料之外者不言遂人殲齊戍而書其自殲所以伸遂人復讎之志而著桓公不仁以至於自殲其衆也襄陵許氏曰齊師滅譚譚子奔莒著其君不詘也齊人滅遂齊人殲于遂著其民不歸也孟子謂霸者以力服人非心服也力不贍也荀子謂桓公詐邾襲莒并國三十五則所滅蓋不盡書書滅譚滅遂上下一見之也愚按穀梁謂無遂而存遂乃春秋存亡繼絶之意亦猶紀已滅而書紀叔姬卒葬紀叔姬存紀也陳已滅而書葬陳哀公書陳災存陳也〇趙氏曰穀梁曰此謂狎敵也此說乃譏其不善用兵恐非教世

秋鄭詹自齊逃來

穀梁子曰逃義曰逃范氏曰執得其罪故曰義也今而逃之是逃義也陸氏曰凡言逃者皆謂義當留而竊去也逃者匹夫之事杜氏曰詹不能伏節守死以解國患而遁逃苟免書逃以賤之言與匹夫逃竄無異詹之見執若其有罪雖死可也儻曰無罪苟見免焉請從惠於會使諸侯聞之則不辱君命矣左傳昭十三子服惠伯曰若猶有罪死命可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為請從君惠于會不能以理自明也而反效匹夫之行遁去聲逃苟免越在他國不亦賤乎常山劉氏曰詹為正卿不能自辨以理取直而歸反如匹夫之逃越在他國斯可賤也特書曰逃以著其幸免而

不知命之罪也劉氏曰書逃責詹之辭也詹自以為有罪邪雖死之可矣自以為無罪邪尚何逃之有詹恐其見殺因逃而苟免則是不知命也永嘉呂氏曰觀逃之一字則詹之有罪無罪皆可知矣

齊桓始霸同盟于幽而魯首叛盟受其逋逃武城為天下逋逃主虧信義矣書自齊逃來又以罪魯也陳氏曰外逃不書齊高固高厚逃歸皆不書逃來則書之書逃來譏與之接也張氏曰執列國大夫踰歷三時不令其服罪而去防閑弛慢齊之罪也竊身逃竄同於苟免之匹夫無大夫之行失節辱國詹之罪也為逋逃主以取伐於伯主魯之罪也愚按左傳僖七年稱鄭有叔詹為政則詹雖逃奔魯蓋不久而歸鄭矣何休以鄭詹用事於魯非也王氏曰春秋書逃有三鄭伯陳侯言逃歸是為君而不知義者也鄭詹逃來是為臣而不知

義者也

冬多麋公羊傳記異也

麋澤獸鹿之大者魯所有也多則為異何氏曰言多者以多為異也京房易傳麋正作淫為火不明則國多麋山杜氏陰陸佃曰陰盛所感惡氣之應以其又害稼也曰多則害五稼故書此亦禹放龍蛇周公遠去聲犀象之意也本孟子害稼則及人矣高郵孫氏曰以有為災則書有有蜚是也以無為異則書無無氷是也麋者常有之物惟其多則書之高氏曰聖人於災之中各為之辨麋書多者以多為災也蜚䲹書有者以有為災不繫多少也麋則常少以多為災不繫於有也螟螽之書不以其有不以其多但為災則書之

乙惠王巳元年十有八年齊桓十晉獻公佹諸元年衛惠二十四蔡哀十九鄭厲二十五曹莊二十六陳宣十七杞共五宋桓六秦德二楚文十四春王三月日有食之穀梁傳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家氏曰夜食云者必在丑寅之間故晨興而猶見○夏公追戎于濟西杜氏曰濟西濟水之西

此未有言侵伐者而書追戎是不覺其來已去而追之也杜氏曰戎來侵魯魯人不知去乃追之孫氏曰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先言侵而後言追此不言侵伐明不覺其來已去而追之也書者譏內無戎備為國無武備啓戎心而不知警危道也啖氏曰去社稷遠追戎危公春秋之意其必未

雨而徹桑土閒暇而明政刑本孟子劉氏曰公追戎于濟西此無愛民之意而有不仁之心任詐謀而尚奇功勝固不足多也況又不勝乎凡君之於其民也猶父母之於子子陷水火父母不避焦溺而救之豈坐視之待其然且沒而施巧變哉高氏曰敵勝而去則不可追追者敵之敗者也敵緩而去則不必追追者敵之奔者也先王之法從緩不及逐奔不遠逐奔不遠則難誘從緩不及則難陷故敵知畏而適斯止矣弗追也臨川吳氏曰戎即隱桓與之盟者戎入魯境魯將禦之而戎遄退故魯莊以兵遠追之愚按春秋書追者二追戎濟西識其在境而不能豫備也追齊師至巂識其出境而弗敢及之也夫既不克預修戎備遏於未來至於戎至境內又不克隨時應變命將出師以勝非類之敵及其已退乃輕千乘之貴躡其後而逐之何足取哉○啖氏曰左氏云不言其來諱之也據書追明不覺

其來已去而追爾直書事實有何諱乎劉氏曰公羊以謂大其未至而預禦之非也若未至而禦何得謂之追乎穀梁云其不言戎之伐我何也以公之追之不使戎邇於我也非也戎若不來公則無追若不言伐不使戎邇於我則言伐者皆使其邇於我乎又曰于濟西大之也亦非也但云公追戎未知追之於何所耶理所必書何大之之有

秋有蜮蜮又作蜮音或左傳為災也公羊傳記異也穀梁傳一有一亡曰有蜮射人者也

蜮魯所無也故以有書夫以含沙射人其為物至微矣杜氏曰蜮短狐也含沙射人本草謂之射工孔氏正義洪範傳曰蜮如鼈三足生於南越南越婦人多淫故其地多蜮淫女惑亂之所生也陸璣詩疏云一名射景在江淮水中人在岸上景見水中投人景

則殺之或謂含沙射人入皮肌其瘡如疥徧身濩濩或或故為災魯人察之以聞於朝魯史異之以書於策何也山陰陸佃曰佃字農師宋建中靖國時人著春秋後傳二十卷蜮陰物也麋亦陰物也是時莊公上不能防閑其母下不能正其身陽淑消而陰慝長上聲矣此惡氣之應去聲其說是也張氏曰漢書五行志劉向董仲舒已有是說蓋麋者迷也蜮者惑也是時文姜為亂於閨門之內其遺毒餘患至於哀姜卒再成篡弒之禍物類之感天之示人顯矣然則簫韶作而鳳凰來儀春秋成而麟出於野何足怪乎麋蜮乃物異之惡者也鳳麟乃物異之美者也春秋書物象之

應去聲欲人主之慎所感也世衰道微邪說作正論去聲消小人長善類退天變動於上地變動於下禽獸將食人而不知懼也亦昧於仲尼之意矣愚按春秋書螟螽蝝生志蟲之害稼者也書多麋有蜮有蜚有鸜鵒來巢志物之為異者也蟲之害稼苟有蓄積以賑飢民則不為災物之異常苟能修德以消天變則不為異人為不善以致天變又不知警省而改過遷善以消悔怒則禍患之來弗能救矣或謂蜮字以古隸較之作蟘即蟘也食苗葉者竊疑春秋書螽螟皆不言有此書有蜮則為異而非蟘矣

冬十月

丙午惠王二年

十有九年 齊桓十一晉獻二衛惠二十五蔡哀二十鄭厲二十六曹莊二十七陳宣十八杞共六宋桓七秦宣公元年楚文十五卒

春王正月〇夏四月〇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公羊傳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一聘九女諸侯不再娶媵不書為其有遂事書大夫無遂事穀梁傳媵淺事不志其志何也媵亂之輕者也盟國之重也以輕事遂乎國重無說其曰陳人之婦略之也程子傳鄄之巨室嫁女於陳人結以其庶女媵之因與齊宋盟挈之以往結好大國所以安國息民乃以私事之小取怒大國故深罪之書其為媵而往盟為遂事

媵淺事 啖氏曰媵卑者之事也常事不書為遂事起本

陳人微者 愚按詩小序江沱之

閒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士昏禮媵布席于奥則卿大夫士皆有媵但不必備耳公子往焉是以所重臨乎禮之輕者也齊侯伯主宋公王者之後盟國之大事也大夫輒與音預焉是以所輕當乎禮之重者也薛氏曰正卿送媵禮之過也遂盟非其事也家氏曰媵女事之常而盟者國之重事況於盟伯主而可以遂事往乎禮者不失已亦不失人失已與人寇之招也是故結書公子而曰媵陳人之婦譏其重以失已也據衛人晉人齊人來媵皆微者齊宋書爵而曰遂譏其輕以失人也據公子遂會維戎盟于暴不言遂趙氏曰大夫特盟公侯非禮也遂者專事之

詞公羊遂生事也何氏曰生猶造也專事之詞孔氏正義遂擅成事也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可也公羊謂本有此命去聲得以便宜從事特不受專對之辭爾愚按既曰受命則不可專命矣但曰不受辭則不過權其事宜而專制應對之辭而已若違命行私雖有利國家安社稷之功使去聲者當以矯制請罪有司當以擅命論去聲刑何者終不可以一時之利亂萬世之法是春秋之旨也孫氏曰結矯命專盟故曰遂以惡之蜀杜氏曰諸侯專相為盟猶曰不可況以大夫不奉君命而專之乎故明書以示譏呂氏曰使結既盟而齊宋不來

伐猶嘗以擅命之罪加之況無益而有害乎○劉氏曰公羊以謂陳人者陳侯也非也云公子結以妾媵歸陳侯之婦則文理不成又無故貶損陳侯使從人稱非正名之義穀梁曰辟要盟也亦非也魯誠欲自託於大國豈敢以媵歸之名而遣使以取戾於伯主哉使者銜媵婦之命而遂要大國之盟是乃要盟矣何謂辟要盟乎愚按前漢馮奉世矯發兵擊破莎車議封奉世蕭望之曰矯制發兵雖有功效不可為後法陳湯矯制發兵與甘延壽襲斬郅支單于軍還論功匡衡等以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不宜復加爵土先儒謂奉世延壽湯矯制以成功望之衡以為不可封者春秋譏遂事之法也今考朱子綱目凡此類悉以矯制書之豈非取法春秋譏公子結之遺意乎然考之傳註說穀梁者以謂公子結之媵與盟皆出君命左傳註疏則謂魯使公子結往媵而盟非魯公意臨江張氏臨川吳氏又以盟出君命而媵乃

結之私事據文定傳則二事皆非君命竊考經文不書如陳送媵而書媵陳人之婦則非奉君命而媵陳之微者矣微事不見於經書者譏其因專與齊宋盟耳若齊宋之盟出於公命當如公孫茲如牟因聘而娶經但書聘而不書娶此亦但書盟而不書媵矣

夫人姜氏如莒傳見明年杜氏曰非父母國而往書姦張氏曰為國君之母非父母國而出入縱恣此行比於詩之所刺謂魯道有蕩齊子豈弟者抑又甚矣莊公既無復防閑之意而執國政者無人抑又可知安得不成淫風而致篡弒之禍也臨川吳氏曰夫人自齊襄弒後八年不出因十五年又一至齊蓋假托國事以愚其昏懦之子莊公不能制故於今如莒也父母歿不得歸寧雖兄弟之國且不可往況往他國乎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此見伐之始穀梁傳其曰鄙遠之也其遠之何

不以難邇我國也程子傳齊桓始霸責魯不恭其事故來伐也何氏曰鄙者邉垂之辭

奉詞曰伐其稱人將去聲卑師少也明非貶結方與二國盟則其來伐我何也齊桓始霸責魯不恭所謂失已與人以招寇也臨川吳氏曰魯之臣送巳女為媵而遂與伯主大國盟不恭也是以聲其罪而伐之陳亦以結媵其國人之婦而輕慢伯主故與齊宋同與問罪之師結不知禮而為私為公兩失歡好禮之不可不謹也如是或以結能為去聲下同魯設免難去聲之策為齊宋畫講好去聲之計身在境外而權其國家為春秋予音與之故稱公子非矣啖氏曰結必非命卿嘉其能與齊宋盟以安社稷故

特書公子劉氏曰王者之制諸侯不得擅相伐而有親親友賢善鄰之義此結所以得為魯設免難之策為齊宋畫講好之計其合於道其功甚美而身固在境外也與專命君側者異指是乃春秋與結也家氏曰是歲周有子頹之亂衛師燕師稱兵伐周立子頹天子播遷于外桓公不能討乃以三國伐魯是春秋所責也愚按或謂齊討鄭詹之納夫詹之來已二年茍為鄭詹而討則不在斯時與兵矣

春秋胡傳附錄纂疏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胡傳附録纂疏卷十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善長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學正臣李巖

謄録監生臣蔣繼熊

春秋胡傳附録纂疏卷九

元　汪克寛　撰

莊公下

丁未三年二十年齊桓十二晉獻三衛恵二十六蔡穆侯十九杞共七宋桓八秦宣二楚堵敖熊囏元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

十有五年夫人姜氏如齊至是再如如莒范氏曰夫人比年如莒過

而不改無禮尤甚而春秋書者禮義天下之大防也其禁亂之所由生猶坊音房止水之所自來也經解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来也疏禮禁亂之所從生亂生之處則豫禁之若深宮固門閽寺守之諸侯夫人父母沒不得歸寧之類坊謂堤坊又作防古字通用衛女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泉水賦許穆夫人閔衛之亡思歸唁其兄而阻於義故載馳作並見詩小序聖人錄於國風以訓後世朱子傳衛有婦人之詩自共姜至宋襄公之母六人焉皆止乎禮義而不敢過也夫以衛之政教淫僻風俗傷敗然而女子乃有知禮而畏義如此者則以先王之化猶有存焉者故也使知男女

之別筆列反自遠於禽獸也曲禮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今夫人如齊以寧其父母而父母已終以寧其兄弟又義不得杜氏曰夫人父母在則禮有歸寧沒則使卿寧宗國猶爾而況如莒乎婦人從人者也夫死從子見大戴記而莊公失子之道不能防閑其母禁亂之所由生故初會於禚諸若反二年次享於祝丘四年又次如齊師五年又次會於防於穀七年又次如齊又再如莒此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廢之者也經解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是以至此極

觀春秋所書之法則知防閑之道矣臨川吳氏曰比年書夫人往它國以姦而魯莊若罔聞知昔年猶可諉曰年未長也今年既長矣而如此其不子也甚矣張氏曰春秋詳書蓋與詩之變風相應當是時一反關雎麟趾之化而中國之俗於是大亂夫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此聖人所以詳書文姜之行歟高氏曰春秋迹其淫亂不可勝書故於將薨復三見之要其由惡以終為萬世婦人之戒愚按文姜以桓三年至自齊至是蓋年六十矣淫姣之行老而彌甚比歲如莒備書不削雖固惡不容諱也唐武后年且八十多選美少年為奉宸內供奉醜惡無耻不可勝紀朱子綱目於武曌將殂之際屢書周以張易之為奉宸令周賜張昌宗爵鄴國公其亦春秋志姜氏如莒之遺旨歟

夏齊大災杜氏曰來告故書天火曰災張氏曰齊人來告而魯往弔之也劉氏曰凡弔之者哀其禍

而救其之○啖氏曰公羊云大災者何大瘠也若以大災為大瘠新宮災亦是新宮瘠乎災天火也大之者其災大也愚按穀梁云其志以甚也謂災及人似公羊觧宋大水之說辨疑權衡既言之矣○秋七月

○冬齊人伐戎戎穀作我張氏曰齊桓於是舉攘戎狄之兵戎在徐州之域最近齊魯故先治之家氏曰周有子頹之亂齊桓為盟主若罔聞知鄭伯虢公胥命於弭以兵討亂殺子頹王入於王城齊不能預也去年伐魯今年伐戎大率逐利以自私於王室何有○愚按穀梁傳作伐我蓋誤也經書外伐我十有九皆書四鄙惟哀八年吳兵至城下十一年齊師伐我戰於郊兩書伐我此言齊人則將卑師少安能深入乎當從二傳作伐戎

戊惠王申四年 二十有一年 齊桓十三晉獻四衛惠二十七蔡穆二鄭厲二十八卒曹莊二十九

陳宣二十杞共八宋桓九蔡宣三楚堵敖二

春王正月〇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左傳初王姚嬖於莊王生子頹有寵故蔿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以衛師燕師伐周立子頹二十年鄭伯和王室不克遂以王歸王處於櫟秋王及鄭伯入於鄔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鄭伯見虢叔曰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二十一年春胥命於弭夏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圉門入殺子頹鄭伯享王於闕西辟樂備王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原伯曰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五月鄭厲公卒愚按厲公有位二十八年子捷嗣是為文公

杜預稱莊公四年鄭伯遇於垂者乃子儀也十四年杜氏注鄭子莊四年稱伯會諸侯而以為厲公者按春秋突歸於鄭桓十一

之後其出奔蔡入於櫟（桓十五）皆以名書猶繫（去聲）於爵雖簒而實君雖君而實簒不沒其實也忽雖世子其出奔猶不得稱子其復歸猶不得稱伯以其實不能君也而況子儀雖乘間（去聲）得立其為君微矣豈敢輕去國都與諸侯會於外乎故知遇於垂者乃厲公也其始終書爵不沒其實也亦可以為居正而不能保者之戒矣（高氏曰高渠彌弒昭公立子亹齊人殺亹祭仲立子儀春秋皆沒而不書以突為鄭伯故也永嘉呂氏曰入於櫟書鄭伯卒書鄭伯始終書爵明其能君故著其實耳張氏曰突莊公之孽子）

莊公既沒奪忽之位中間雖為祭仲所逐旋入於櫟卒取鄭國故不復著忽亹儀之在位以其不能君也

論者以為突始終能君夫篡弑竊國之人而春秋終始君之且復記其卒於位所以著小人肆志亂賊得終王法不行而世之所由亂也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穀梁傳婦人弗目也范氏曰婦人無外事居有常所故不書地張氏曰文姜之行惡矣而卒以國君之母寵榮終身一用小君之禮此魯之禍所以未艾必至於莊公之終而君弑哀姜慶父誅而後魯亂始息也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杜氏曰八月乃葬緩王氏曰據左氏鄭伯有納惠王之功勲在王室然不免謚為厲者其始以賂而篡立中以虐而出奔周案雖衰公議尚在臣子私謚不敢妄加美名古意猶可攷也

己惠王二十有二年齊桓十四晉獻五衛惠二十八蔡穆十三鄭文公捷元年曹莊三十陳宣二十一杞惠公元年宋桓十秦宣四楚堵敖三

春王正月肆大眚所景反公作省公羊傳大省者何災省也穀梁傳肆失也眚災也災紀也失故也

肆眚者蕩滌瑕垢之稱也杜氏曰赦有罪也放赦罪人蕩滌衆故以新其心有時而用之非制所常故書舜典曰眚災肆赦蔡氏傳眚謂過誤災謂不幸肆縱也若人如此而入於刑則不待流宥金贖而直赦之易於觧下買反卦曰君子以赦過宥罪程子傳赦釋之宥寛之過失則赦之可也罪惡而赦之非義也故寛之而已呂刑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蔡氏傳刑疑有赦則質於罰而聽其

贖罰疑有赦則質於過而宥免之也周官司刺掌赦宥之法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音妄鄭氏注不識謂愚民無所識若今仇讎當報甲見乙誠以為甲而殺之過失若舉刀欲斫伐而軼中人者今律過失殺人不坐遺忘若間帷薄忘有在焉而以兵矢投射之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莫報反三赦曰惷愚注惷愚生而癡騃童昏者幼弱老耄若今律年未滿八歲八十以上非手殺人他皆不坐未聞肆大眚也大眚皆肆則廢天討虧國典縱有罪虐無辜惡人幸以免矣通旨罪在五刑上天所討大眚皆肆春秋譏之孫氏曰肆大眚非正也亂法異常者也臨川吳氏曰眚固可赦而不言大聖人雖至仁然赦人之罪亦必有所

剷量於其間不一槩也書肆大眚則罪之大而不當赦者亦赦之譏其惠奸佚罰也後世有姑息為政數色角反下同行恩宥惠奸軌賊良民而其弊益滋蓋流於此故諸葛孔明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其為政於蜀軍旅數興而赦不妄下通鑑初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云云亮卒後延熙九年大赦孟光責費禕曰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蜀人久而歌思猶周人之思召音邵公也蜀諸葛亮傳賛曰至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逺譬也斯得春秋之旨矣肆眚而曰大眚譏失刑也張氏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此堯舜三代之法不可偏廢者後

世而失之偏慘刻者不復察其情舉過失而盡刑誅之及姑息之過如莊公者反取大辜極惡而例之於眚災以從肆赦之例怙終得志良善痞瘂書曰肆大眚以譏其務小惠而失大德也。啖氏曰肆者放也眚者過也如今之赦爾公羊云忌眚有何義乎趙氏曰穀梁云為嫌天子不許之葬按當時天子微弱魯肯畏之乎若實有畏王之心則自赦以除母罪豈為得禮且魯莊未嘗有怨掰之心葬母肯有所忌赦自赦葬自葬爾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公羊傳文姜者莊公之母也穀梁傳小君非君也其曰君何也以其為公配可以言小君也何氏曰文者謚也夫人以姓配謚

文姜之行去聲甚矣而用小君之禮其無譏乎見陸氏微旨

以書夫人孫音遜於齊莊元不稱姜氏及書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僖元殁之則譏小君典禮當謹之於始而後可正也文姜已歸為國君母臣子致送終之禮雖欲貶之不可得矣陸氏曰母有罪子不可得而貶葬生者之事也臣子之禮其可虧乎婦當從夫謚後代訛謬無别有謚非正也夫人稱小君言位比君而小耳高氏曰婦人無爵何謚之有先王之制但取夫之謚冠於姓之上以明所屬詩所謂莊姜宣姜共姜經所謂宋共姬是也豈有不係其夫而别自為謚者哉夫人姜氏弑逆淫亂之人得罪於宗廟國人之所不容今也云亡雖以子母之故不忍棄絶則葬之足矣又别為之謚曰文而不復繫於桓公自是魯國從而效尤凡夫人之死皆為之别立謚後世

因循不改大失春秋之旨矣臨川吳氏曰夫人之尊與君同故薨葬一如君禮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御音禦公穀作禦此書專殺之始穀梁傳言公子而不言大夫公子未命為大夫也公子之重視大夫范氏曰禦寇宣公之子

公子之重視大夫劉氏曰以為大夫則非大夫也以為世子則非世子也然而書者知以其為君之嫡也君之嫡雖未為世子未可稱世子而已有可以為世子之端矣故不可不重也殺而或稱君或稱國或稱人何也稱君者獨出於其君之意而大夫國人有不與音預下同焉如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宋公殺世子痤之類是也稱國者國君大夫與聞其事而

不請於天子如鄭殺其大夫申侯之類是也稱公子者一莒意恢稱大夫稱名氏者三十四鄭申侯公子嘉公子黑晉丕鄭父陽處父先縠趙同趙括郤錡郤犨郤至胥童齊國佐高厚宋山衛元咺公子瑕孔達蔡公子燮公子駟公孫姓公孫霍陳洩冶慶虎慶寅楚得臣宜申公子側公子申公子壬夫公子追舒屈申成熊郤宛不稱名宋曹各一稱人者有二義其一國亂無政衆人擅殺而不出於其君則稱人如陳人殺其公子御寇之類是也稱公子者一陳御寇稱大夫稱名氏者四晉先都士縠箕鄭父陳公子過宋大夫不稱名者一不稱名而稱官者一其一弑君之賊人人所得討背音佩叛之臣國人之所同惡去聲則稱

人如衛人殺州吁鄭人殺良霄齊殺無知晉殺欒盈之類是也陳氏曰苟殺有罪則稱人稱人者討辭也非殺有罪也而亦稱人猶曰衆人殺之焉耳愚按殺弑君之賊而不以其罪則亦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如晉里克衛甯喜是也攷於傳去聲之所載以觀經之所斷丁亂反則罪之輕重見音現矣孫氏曰春秋之義非天子不得專殺是故二百四十二年無天王殺大夫文書諸侯殺大夫者四十七古者諸侯之大夫皆命於天子諸侯不得專命也大夫有罪則請於天子諸侯不得專殺也大夫猶不得專殺況世子母弟乎春秋之世國無大小其卿大夫士皆專命之有罪無罪皆專殺之無王甚矣陳人殺其公子御寇譏專殺也稱君稱國稱人雖有輕重其專殺之罪則一也永嘉呂氏曰殺之或稱公子或稱大夫或稱大夫公子稱

公子者公子而非大夫也稱大夫者大夫而非公子也稱大夫公子者公子而為大夫也又有以官舉者以官之重而著之也觀聖人所書而褒貶寓乎其中矣○劉氏曰左氏稱殺其太子杜云陳人惡其殺太子之名故以國討公子告非也苟殺其太子而赴以公子則仲尼安得不改而正之邪

夏五月孫氏曰春秋未有以五月首時者此蓋下文有脫事爾臨川吳氏曰書時之首月而四訛為五也家氏曰何休云譏莊公娶讎女不可奉先祖四時祭祀猶五月不宜首時此穿鑿之說也○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傒音奚公羊傳高傒貴大夫也曷為就吾微者盟公也曷為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穀梁傳不言公高傒伉也程子傳高傒上卿魯無使微者與盟之理蓋諱公盟始與伉為昏惡之大也冬公如齊納幣公羊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親納幣非禮也穀

梁傳納幣大夫之事也禮有納采有問名有納徵有告期四者備而後娶禮也公之親納幣非禮也故譏之程子傳齊疑昏議故公自行納幣後二年方逆齊難之也杜氏曰母喪未再期而圖昏三傳不見所譏失禮明故范氏曰喪婚不待貶絕而罪惡見

徵者名姓不登於史冊高傒齊之貴大夫也曷為就吾之徵者盟蓋公也其不言公諱與高傒盟也趙氏曰凡盟不目内皆指公也明書高傒見其伉敵之罪也高氏曰高傒不去族異乎晉之處父也家氏曰及處父盟彼時公身在晉晉君不與公盟使其臣盟公故春秋深責晉人之無禮去處父族以示貶此則齊魯均責焉耳蓋諱之中有權度存焉愚按防盟出公意故高傒不去氏

來議結昏娶仇人

女大惡也張氏曰敵大夫以自卑輕君體以自弱去國都而汲汲於小信與及向戌盟於劉一也而此復以婚姻而結盟不顧禰廟不共戴天之仇而議娶齊女比事以觀此為惡之大者也家氏曰或謂魯與齊既為會盟春秋無責通婚不亦可乎夫主夏盟者齊桓也請昏而納幣者齊襄之女也盟仇人之弟猶曰為其覇也諸侯皆在不得不與於盟娶妻豈無他族必仇女而後娶其何以奉粢盛入先君之廟乎

娶者其為吉下主乎已上主乎宗廟以為有人之心者宜於此焉變矣公羊文二其為吉者主乎已以為有人心焉者則宜於此焉變矣

公親如齊納幣則不待貶也臨川吳氏曰莊公受制於母年長而不得娶母既死急於娶故於喪制中屈己與齊大夫盟而求昏焉齊之許未堅而公自如齊納幣納幣非公所

當自行也呂氏曰莊公失禮者三娶仇女一也喪未畢二也親往納幣三也吳氏曰納幣常事不書凡書者皆譏也蜀杜氏曰春秋内適外曰如苟書其事蓋非常也動涉非禮明書之以示貶趙氏曰昏禮有六一納采二問名三納吉四納徵納徵即納幣也五請期六親迎親迎即逆女也春秋獨書其二以納幣方契成逆女為事終舉重之義也

庚戌惠王六年 二十有三年 齊桓十五晉獻六衛惠二十九蔡穆四鄭文二曹莊三十一卒陳宣二十二杞惠二宋桓十一秦宣五楚成王頵元年

春公至自齊 公羊傳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此之桓國何以致危之也張氏曰書至告於廟也春秋書至蓋原於書巡狩而歸格於藝祖用特之意聖人以舉動之公往返之節質之幽明而無愧也今莊公忘父讎而娶其女冒母喪而往納幣以此告廟其心

將何如哉此與他日書至不可同日語比事屬辭示人之意顯矣王氏曰公行二十有三書至者五而已公親往納幣既忘桓公之世讎復廢文姜之喪禮自是而下觀社逆女皆致焉聖人之意豈不深切著明哉○愚按説公羊者以謂公如齊淫此未必然夫莊公議昏於齊至再至三盟防遇穀盟扈屢為好會納幣觀社逆女屢造於齊莊公求之如是其急齊桓許之如此○祭叔來其緩又安肯容其縱淫於其國而不恥耶

聘祭側界反

穀梁子曰其不言使天子之内臣也不正其私交穀梁本作外交故不與使也范氏曰祭叔天子寰内諸侯南季渠伯糾家父宰周公來聘皆稱使

獨此奪之諸稱使者是奉王命其人無自來之意今祭叔不一心於王而欲外交不得王命來故去使以

見之啖氏曰私行假言聘故不言王使以譏之陸氏曰不言使者原其来意非天子之命爾孫氏曰非天子命也故不言使其曰来聘惡外交也

祭伯来朝而不言朝(隱元)祭叔来聘而不言使尹氏(隱三)王子虎(文三)劉卷(音權　定四)来訃(音赴)而不書其爵秩皆所以正人臣之義也人君而明此不容下比(毗至反)之臣人臣而明此不為交私之計黨錮之禍息矣

陳氏曰聘不稱使私相為好也自桓之中年王室無聘魯者王命不行於天下莊僖崩葬盖不見於經矣是故春秋之初亟書王人於是祭叔私相為好君子盖有感於此而非徒以為譏也

王氏曰祭采地叔字天子之大夫也儻不以王命来則當以祭伯来之例書儻以王命来則當以天王使

凡伯来聘之例書今但曰来聘見其假王命而私交也臨川吳氏曰祭圻内之國自入春秋伯之来公之来叔之来聘凡三交魯矣王臣私交之非禮或朝或聘其罪一也永嘉呂氏曰王臣聘魯者八列國聘魯者三十一他皆言使此獨不言使或謂祭叔以私来而自以聘禮行也然祭伯来私来也言来則不當言聘聘非自来也或謂祭叔使人来聘其不稱使不與祭叔之使亦非也此與武氏子来求賻毛伯来求金一例爾蓋武氏毛伯之来非王命故皆不言使祭叔非王命而来聘故亦不言使也愚按春秋書使人来聘未有止稱其君而不著其臣者荆楚無君臣之詞然曰荆人来聘亦指荆之微者爾何嘗言荆子来聘哉或云祭叔乃祭公之臣或以為祭公之弟果其臣若弟而不言使則是隱私交之迹矣或云祭叔請王命而来聘苟請命於王則王命之矣舊史必書曰天王使祭叔来聘聖人何以知其擅命而削不稱使邪

夏公如齊觀社左傳非禮也曹劌諫曰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有廵狩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公羊傳何以書譏諸侯越竟觀社非禮也穀梁傳常事曰視非常曰觀觀無事之辭也以是為尸女也無事不出竟程子傳昏議尚疑故公以觀社為名而往請議後一年方逆蓋察難之

莊公將如齊觀社曹劌古衛反諫曰齊棄太公之法而觀民於社君為去聲是舉而往觀之非故業也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

嗣何觀並見魯語陳氏曰諸侯非享覲不踰竟如齊觀社非禮也臨川吳氏曰社者諸侯祭其土示之常事未聞鄰國之君往觀之者如齊而曰觀社此何禮哉按襄二十四年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蓋齊俗每因祭社則蒐軍以夸示威衆而聚人觀之故莊公得托此為名以如齊也家氏曰穀梁以是行為尸女尸之云者盛其車華其服炫惑婦人而蠱其心要其從已是之謂無別故書以責之納幣未幾而以觀社再出此誨淫也劉氏曰觀社與觀魚一也觀社稱如觀魚不稱如內外之辨也諸侯於其竟外可以言如於其竟內不可以言如通旨公行悉書皆是非所在治亂係焉如齊納幣則見其結昏仇讎如齊觀社即見其非王事民事而妄動輕舉也

公至自齊王氏曰宗廟社稷諸侯所同有也其社有常度其祭有常日公廢魯社而觀齊社何以守

土而治民哉況公之意以觀社為名而實窺齊女其誨淫名亂必矣所以危而書至也○荆人來聘楚交中國始此公羊傳荆何以稱人始能聘也穀梁傳善累而後進之其曰人何也舉道不待再

荆自莊公十年始見音現於經十四年入蔡十六年伐鄭皆以州舉者惡去聲其僭亂不恭故外之也至是來聘遂稱人者嘉其慕義自通故進之也何氏曰蠻荆能慕王化修聘禮當進之故使稱人也孫氏曰以其慕中國修禮來聘少進之也朝聘者中國諸侯之事雖蠻荆而能修中國諸侯之事則不念其僭亂不恭而遂進焉范氏曰明聘問之禮非蠻荆之所能故一舉而進之見聖人之

心樂音洛與人為善矣後世之君能以聖人之心為心則與天地相似凡在荒遠者叛則懲其不恪而威之以刑來則嘉其慕義而接之以禮邇人安遠者服矣通鑑唐德宗曰吐蕃犯塞則擊之服則歸之擊以示威歸以示信命歸吐蕃之俘吐蕃大悅遣入貢春秋謹中外之辨而判吳徐越諸夏之在僻陋者劉氏曰吳楚徐越上世皆有元德顯功通乎周室徐始稱王楚後稱王吳越因遂稱王王非諸侯所當稱也是以外之雖然稱人稱國稱子不使與鄭陳氏曰荆瞞陸渾比推之可遠引之可來也故書法如此楚稱人於是始蓋進之也隱桓之春秋舍王室若姻鄰無聘魯者矣而荆人先諸夏修聘於上國進之也

者憂之也張氏曰楚自四五年來先加兵於鄭蔡而聘使至魯用遠交近攻之術愚按公穀皆謂稱人所以進之或謂春秋著其漸盛今考楚之交中國始書荆人繼書楚屈完然後書楚子使椒楚子使薳罷蓋始而來聘則嘉其慕義而稱人既而來盟予其服義則進而稱名氏及其寖慕中國薦講聘好則稱君稱臣矣吳之始見也亦衹舉號及其來會諸侯則進而稱人使季札聘則嘉其慕義而稱君稱臣雖曰進之而吳楚漸盛之勢已見於言意之表矣然楚之初聘止曰荆人而不著君臣雖曰進之而實則畧之也蓋不可言荆來聘故謂之荆人特比於舉號則爲進之耳或以謂君臣同辭夫君臣同辭則止稱國既曰荆人則是荆之卑者特比於君使臣則其辭未詳焉耳曷可謂君臣同辭哉

公及齊侯遇於穀　穀梁傳及者内爲志焉耳愚按莊公急於得偶數相會盟故簡禮而爲此

會也傳義見闕庖　**蕭叔朝公**　公羊傳其言朝公何公在外也穀梁傳微國之君未爵命者其不言來於外也朝於廟正也於外非正也杜氏曰蕭附庸國張氏曰今徐州蕭縣愚按徐州今屬河南府路何氏曰言朝公惡公不受於廟

穀齊地蕭叔附庸之君也　中國附庸之君例書字愚按左傳成二年稱蕭同叔蓋當時蕭君常稱字　**為禮必當其物與其所而後可以言禮大夫宗婦覿而用幣則非其物也蕭叔朝公在齊之穀則非其所也**　啖氏曰人君相見曰朝皆受之於廟以重禮也　**嘉禮不野合而朝公於外是委之於野矣**　杜氏曰就穀朝公故不言來凡在外朝則禮不得具

嘉禮不野合故禮非其所君子有不受必反之於正而後止此亦春秋撥亂之意也孫氏曰諸侯相朝非禮也朝於内猶曰不可況朝於外乎故曰蕭叔朝公以交譏之也劉氏曰為禮非其時猶非其禮也為禮非其處猶非其禮也為禮非其義猶非其禮也九月郊五月烝此之謂非其時蕭叔朝公此之謂非其處祭叔來聘齊侯來獻捷此之謂非其義雖有肅敬之心繁飾之容而君子不受也故禮非其禮而猶不受必歸之正而止又況乎未始有正者乎張氏曰蕭之朝魯之受皆非禮也愚按齊莊公弔杞梁之妻於郊辭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若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使魯莊能如梁妻之知禮而辭蕭叔之朝則為不悖於禮矣今莊公誅於私欲而受非禮之禮故聖人特書曰朝公而不曰來

朝所以交聘之也高氏曰公納幣而還則祭叔聘之覲社而還則荆人聘之遇穀則蕭叔朝之此其志所以自得而不復忌憚也

秋丹桓宮楹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丹桓宮楹非禮也穀梁傳禮天子諸侯黝堊大夫倉士黈丹楹非禮也何氏曰楹柱也丹之者為將娶齊女欲以夸大示之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射音亦莊公也在位三十一年蓋世子羈嗣踰年而庶子赤篡立是為僖公史記世家赤作夷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於扈音戶公羊傳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杜氏曰扈鄭地在滎陽卷縣西北愚按今汴梁路鄭州之西北孫泰山謂扈齊地未詳孰是

程氏曰遇於穀盟於扈皆為要於遙反結姻好去聲也傳

去聲穀梁文十二稱男子二十而冠去聲下同冠而列丈夫三十而不娶則非禮矣然天子諸侯十五而冠者以娶必先冠左傳襄九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昏義疏三十而娶庶人禮也文王十五而生武王知人君之昏娶不可以年三十重昏嗣也而國不可久無儲貳欲人君早有繼體故因以為節也鰥古頑反者老而無妻之稱舜方三十未娶而師錫帝堯已曰有鰥在下矣據舜典言舜生三十徵庸以上並本穀梁傳注譙周說妻去聲下同帝之二女則不告於父母以為告則不得娶而廢人之大倫堯亦不告而妻

焉其欲及時而無過如此也今莊公生於桓之六年至是三十有六載矣以世嫡之正諸侯之貴尚無內主同任社稷之事何也蓋為文姜所制使必娶于母家孫氏曰桓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公十四歲即位又二十四年如齊逆女年三十七始昏者文姜制之不得以時而昏耳故母喪未終如齊納幣圖昏之速也陳氏曰莊公制於其母必齊女也而後娶愚按漢惠帝制於呂后立姊魯元公主女為后雖娶甥女而不顧與莊公事頗相類而齊女待年未及故莊公越禮不顧如此其急齊人有疑如此其緩而遇于穀盟于扈要結之也娶夫人奉祭祀為宗

廟之主而毋言是聽不以大義裁之至於失時不孝甚矣春秋詳書于策為後戒也王氏曰越禮要盟遠至鄭地而不恥者促昏期也臨川吳氏曰遇穀以請而齊猶難之故盟以要其信而後許也夫求昏者可求則求不可則已許昏者可許則許不可則郤魯欲求齊昏不以媒妁往覘其可不可公乃自與齊高傒盟以求之未得齊諾而公遽親納幣是與彊委禽者同也躬納幣而猶未諾則又往觀社以請觀社以請而猶未諾則又遇于穀以請遇穀之後宜若可矣又必盟于扈而後可焉何其難之之甚也二國之昏姻不以禮不以義如此哀姜之不終也宜哉○劉氏曰公羊以謂何危爾我貳也我貳者非彼然我然也妄說耳愚按諸傳皆謂莊公受制於母俾娶仇女今考莊公以文姜葬後求昏於齊自盟防而會遇者三自納幣而如齊者三汲

汲奔走不憚煩勞而且盛飾桷宮以夸示其配使莊公果以文姜遺命而娶齊女亦縱欲而不能自克耳非廹於義而不敢違也

辛亥惠王七年

二十有四年

齊桓十六晉獻七衛惠三十蔡穆五鄭文三曹僖公亦元年陳宣二十三杞惠三宋桓十二秦宣六楚成二

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左傳丹桓宮之楹刻其桷皆非禮也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刻桓宮桷非禮也穀梁傳禮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正也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於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刻桓宮桷丹桓宮楹斥言桓宮以惡莊也

公將逆姜氏丹桓宮之楹刻其桷

杜氏曰刻鏤也桷椽也張氏曰於礱

斲之外又加刻鏤之工為盛飾以誇示之范氏曰將親迎欲為夫人飾此非特有童心而已左傳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御音禦孫諫曰儉德之共音恭下同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自常情觀之丹楹刻桷宜若小失而春秋詳書于策御孫以為大惡何也桓公見殺于齊則不能復而盛飾其宮誇示仇人之女乃有亂心廢人倫悖天道而不知正者也御孫知為大惡而不敢盡子忍反言春秋謹禮於微正後世人主之心術者也故

詳書于策斥言桓宫以惡(去聲)莊為後鑒也王氏曰楹以黝堊桷以斲礱皆天子之制丹楹刻桷則僭侈甚矣魯用天子禮樂而莊公又過之以夸示仇女聖人備書而惡自見矣家氏曰鳥獸知有母而不知有父人知有父而復泝其父之從出而知有祖焉有曾祖焉有高祖焉又泝其曾高之所從出而有始祖焉皆為之廟以祀之聖人因為之制宗廟祀享之禮自天子至公侯卿大夫士隆殺有等然後盡於禮不以踰禮為榮也不以僭禮為孝也今莊公忘父之仇徇母之欲娶仇女為夫人知有母而不知有父既又丹桓宫之楹而刻其桷以蓋其無父之耻不思廟有常制獨於桓宫而丹楹刻桷是悖禮也以悖禮施之親廟不足以榮其親適足以悖其祖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無父也隆於其父而薄於其祖無祖也無父無祖禽獸之道也春秋書丹桓宫楹刻桓宫桷以見五廟並列而桓廟

獨踰制而盛飾深著莊公之非也○永嘉呂氏曰或謂成三年新宮災親廟切近不忍稱故稱新宮桓宮乃親廟切近也不言新宮以惡莊也是不然宣宮神主未入廟而遇灾故書新宮若桓宮則固已久矣宜其不稱新宮也

葬曹莊公王氏箋義世子覊嗣立既葬為戎所逐○夏公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穀梁傳迎者行見諸舍見諸先至非正也

穀梁子曰親迎魚敬反下同常事也穀梁本作恒事文定避宋諱不志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迎於齊也陳氏曰親逆女不書唯莊公特書之則以娶齊女也或曰常事不志歲事之常也親迎可以常乎

則其說誤矣所謂常者其事非一有月事之常則視朔是也有時事之常則蒐狩是也有歲事之常則郊祀雩祭之類是也有合禮之常則婚姻納幣逆女至歸之類是也凡此類合禮之常則不志矣其志則於禮不合將以為戒者也啖氏曰凡婚姻合禮者皆不書如魯往他國親迎皆常事不書他國來亦如之凡書者皆譏也趙氏曰凡男女之禮人倫之本也風教之始也是以先王敬之故紀其闕耳若夫崩薨卒葬即位之類不以禮之合否而皆書此人道始終之大變也其於親迎異矣臨川吳氏曰親迎常

事不書公納幣越三年而後得親迎以非常而書故致之以示譏也張氏曰王裒讀蓼莪之詩而哀痛終其身莊公思妃偶之合兩年之間三至齊廷而念不及其父春秋所以詳書而誅其心也歟愚按魯十二公娶夫人惟莊公書納幣則譏其親納幣而娶仇女也文公書納幣則譏其喪未畢而圖昏也桓文宣成書逆皆譏不親迎莊公親迎於讎國則亦譏也僖公之納幣逆女合禮則不書矣○陸氏曰公羊曰親迎禮也按合禮則常事不書故知穀梁譏逆於齊是也蜀杜氏曰公羊杜元凱皆以為禮不明春秋常事不書之旨耳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左傳秋哀姜至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何用不受也以宗廟弗受也其以宗廟弗受何也娶仇人子弟以薦舍於前其義不可受也

何以不致愚按據文姜穆姜齊姜皆書至不可見音現乎宗廟也劉氏曰言入非致廟之文也姜氏齊襄公之女范氏曰讎女臨川吳氏曰若以為齊僖女則僖卒已二十八年豈有未嫁之女且未應娶母妹為夫人若以為齊桓女則計齊桓之年蓋下於魯莊應未有可嫁之女可婿魯莊也其齊襄之遺女耳入者不順之詞以宗廟為弗受也昏義以正始為先而公不與夫人皆至姜氏不從公而入公以七月至而姜氏八月乃入已失夫婦之正弒閔孫音遜邾之亂兆矣孫氏曰公親迎于齊不俟夫人而至失夫之道也婦人從夫者也夫人不從公而入失婦之道也夫不夫婦不婦何以為國不亂何待故曰入以惡之臨川吳氏曰凡卿為君逆夫人本

非禮也猶且以夫人同至公親往逆而不與同至失禮甚矣莊公不勝音升其母越禮踰時俟仇人之女薦舍於宗廟范氏曰薦進舍置也以成好去聲合卒使宗嗣不立弒逆相仍幾至亡國故春秋詳書其事以著莊公不孝之罪為後戒也陸氏曰夫人至書月以娶仇女之故特變文書入而又書日張氏曰妻者齊也書八月丁丑入見後公而至之日多也陳氏曰制於其母必俟齊女而後娶齊人重要之為之親納幣而覲社遇穀盟扈一歲而三見于齊丹楹刻桷以飾夫人夫人猶踰時然後入是故書逆書至而後書入夫人未有書入者入逆辭也書逆以病莊公書入以惡哀姜也亦以譏齊桓也春秋之書夫人未有詳於此者也家氏曰不書至或謂其娶仇女不敢以見于廟

彼丹楹刻桷崇奢麗以夸示之何以能知懼而不使見于廟乎穀梁所謂宗廟有弗受焉耳高氏曰夫婦人倫之本所以成孝敬也孝敬備然後夫人之職舉桓公見殺於齊而莊公乃以齊女為夫人欲責其孝則彼嘗賊我臣子之所疾也欲責其敬則我方讎彼鬼神之所棄也是不可以奉祭祀不可以當夫人之職矣○啖氏曰公羊云其言入何難也以義不當入故言入爾有何難乎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左傳公使宗婦覿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别也男女之别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公羊傳宗婦大夫之妻也覿者何見也用者不宜用也見用幣非禮也然則曷用棗栗云乎腶脩云乎穀梁傳覿見也不言及不正其行婦道故列數之也男子之贄羔鴈雉腒婦人之贄棗栗腶脩用幣非禮也

用者不宜用者也大夫國體也而行婦道惡之故謹而日之也

禮夫人至大夫郊迎去聲明日執贄音致以見音現下同何氏曰日者禮夫人至大夫郊迎明日大夫宗婦皆見故著其明日也杜氏曰禮小君至大夫執贄以見明臣子之道

宗婦大夫之妻也杜氏曰宗婦同宗大夫之婦左傳襄二齊使諸姜宗婦來送葬高氏曰特牲饋食則宗婦統於主婦此曰宗婦則凡宗族之婦蓋主婦在其中矣

公事曰見

私事曰覿徒歷反聘禮私覿朱子曰以私禮見也

見夫人禮也曷為以私言之夫人不可見乎宗廟則不可以臨羣臣故以私言之也覿用幣何以書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

以章物也杜氏曰公侯伯子男執玉諸侯世子附庸孤卿執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章所執之物別貴賤女贄不過榛側巾反栗棗脩以告虔也曲禮婦人之贄椇榛脯脩棗栗杜氏曰取其名以示敬何氏曰婦人見舅姑以棗栗見女姑以服脩為贄見夫人至尊兼而用之棗栗取其棗自謹敬服脩取其斷斷自脩今男女同贄是無別筆列反也杜氏曰莊公欲奢夸夫人故使大夫宗婦同贄俱見通言大夫宗婦覿譏同見也故不稱及用幣譏同贄故特書用若大夫不覿只書宗婦覿足矣以丹楹刻桷等事攷之其使大夫覿宜有之矣張氏曰夫人至大夫見於宗廟婦見於內禮也並覿同贄是失男女之別公子牙慶父之亂兆矣春秋詳書正始之道也薛氏曰莊公婚禮書之詳者志大惡也桓公惟不謹于文

姜之際身殺而莊公為累不懲其事則又甚焉納讎人之女以供祭祀懼無以恱乎夫人丹楹刻桷于桓之廟又使大夫宗婦覿而用幣往往加乎先王之禮而重之以奢僭其所欲厚于夫人者無所不至夫婦之際先王正始之道豈有始不正而終克正者乎臨川吳氏曰楚懷王客死于秦其子頃襄王迎婦于秦司馬氏痛之曰忍其父而昏其讎彼父但為秦所拘留而已未嘗被殺也司馬氏猶痛之况魯莊之父為齊所殺而又娶其女則忍父昏讎之罪奚啻數十倍於楚頃襄也哉方且飾桓宫用覿幣以夸富盛於齊女莊之庸愚一至此極異日淫縱弑逆之禍殆勢之所必至也愚按男女有別人倫之本也莊公以大夫宗婦同贄俱覿而致哀姜通共仲弑嗣君之禍唐高宗以百官命婦同宴於麟德殿而致武后滛毒遂移唐祚嬿疑之際可不慎夫春秋書娶夫人惟哀姜最詳自盟防納幣于始至宗婦覿用幣于終見於經書

其事十有四以其禮之非常故辭繁而不殺也○劉氏曰穀梁謂禮大夫不見夫人非也君祭於廟大夫人俱在其中可得勿見乎殆不常見耳今夫人始至而大夫見之是禮然矣何謂非禮乎

大水

何氏曰陰盛所致愚按莊公娶仇女又奢僭以夸示之故有陰沴之應唐高宗立太宗才人武氏為后儀而萬年宮夜大雨水幾溺其身夫人相感之際焉可誣也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杜預謂羈蓋曹世子也曹伯已葬猶不稱爵者以微弱不能君故為戎所逐爾

杜氏曰微弱不能自定臨川吳氏曰上年十一月曹莊公卒今年三月葬則羈以世子嗣位葬其先君至是冬在位期年矣為戎所逐而出赤者曹

之庶公子杜氏曰赤曹僖公也賈逵曰赤戎之外孫歸易去聲詞也為戎所納故易

宋人執鄭祭側界反仲而忽出突歸權在宋也戎侵曹

而羈出赤歸制在戎也使鄭忽曹羈明而能斷丁亂反

雖有宋戎之衆突赤之孽何緣而起以國儲君副不

能自定其位於誰責而可故雖以國氏皆不書爵為

居正者之戒趙氏曰羈未踰年之君出奔不書爵言不能嗣先君也陳氏曰君在喪稱子其

曰曹羈不能為子也侵淺事也以千乘之國不能守

不可以言子矣然奔君未有言故者言故猶愈於自

奔也劉氏曰突因宋赤因戎皆奪其君然而春秋一

貶之無上下之異春秋治治不治亂也使鄭忽曹羈

事親而孝為上而禮在喪而哀臨事而恭大夫順之國人信之雖有宋戎之衆突亦之尊何緣而起然而君臣交爭兄弟為仇者上有失故下得也薛氏曰羈者曹之嗣亦者子之非正者戎間曹之兄弟爭國侵其疆埸而羈奔亦反亦曹羈無立之罪也張氏曰羈係於曹與鄭忽同明其正也亦不係國庶孽也亦以庶逐嫡戎以裔謀夏天子方伯不能正高氏曰戎而敢專制諸夏廢置人君亦以病齊桓也愚按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莒去疾入于莒莒展輿出奔吳與此書法相似皆一君出而一君歸也然去疾以國氏而突亦不氏國去疾正而突亦不正也忽展輿皆以突去疾入而後出今羈閗亦入而先奔則弱不能立又甚矣。陸氏曰曹羈者義同鄭忽公羊云是曹大夫非也劉氏曰公羊云曹無大夫非也曹伯伯也鄭伯亦伯也若以小國無大夫鄭亦宜無大夫豈獨曹哉似見曹之大夫著於經者少耳陳氏岳曰戎既侵曹

而羈出奔是曹懼戎而出其君明矣羈既出赤乃入是戎出羈而納赤亦明矣詎可謂羈大夫歟

郭公（公羊傳郭公者何失地之君也杜氏曰蓋經闕誤）

此郭公也義不可曉而先儒或以為郭亡者（劉氏曰郭亡亡國之亡也郭之所以亡者與他國異他國之亡者所善不善所惡不惡也）於傳（管子）有之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去聲下同）善而惡（去聲下同）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郭君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上聲下同）所以亡也攷其時與事謂之郭亡理或然也夫善善而不能用

則無貴於知其善惡惡而不能去則無貴於知其惡

並本意林未之或知者猶有所覬音冀也夫既或知之矣不

能行其所知不能用之蔽至於怨不能去之蔽至於亂君子所以高舉遠

引小人所以肆行而無忌憚也家語尊賢而不能用賤不肖而不能去雖

欲無亡豈可得乎然則非有能亡郭者郭自亡爾通言天行健君子以

自强不息未有不勤而能存者詩云有朝廷不能洒

埽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諸葛孔明稱海岱之間

論安言計動引聖人今歲不戰明年不征自取滅亡

者不可勝數汲汲以興復為事恐蜀之坐亡也○趙

氏曰公穀皆云赤者蓋郭公也按郭公自是闕文赤

者曹公子也文義都不相關傳誤甚矣劉氏曰穀梁

謂赤者郭公之名然春秋不曰郭公赤歸于曹豈顛倒建錯如此哉梁亡鄭棄其師紀侯大去其國雖言意卓詭然文義自明未有改易首尾如此者也

愚按說文亡字从人从乚與公字相似故傳誤

壬子惠王八年　二十有五年　齊桓十七晉獻八衛惠三十一卒蔡穆六鄭文四曹僖二陳宣二十四杞惠四宋桓十三秦宣七楚成三

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女音汝此諸侯交聘之始左傳始結陳好也穀梁傳其不名天子之命大夫也杜氏曰女氏叔字季友相魯原仲相陳二人有舊故女叔來聘季友冬亦報聘高郵孫氏曰諸侯之大夫天子賜之邑使之歸國則書氏書字鄭祭仲魯單伯陳女叔是也陳氏曰前乎此非王室若姻鄰無聘者矣於是交聘自女叔之後諸侯之會數而朝聘皆之乎盟主矣○啖氏曰左氏云嘉之故不名按聘者常事爾有何可嘉故知穀梁云天子之命大夫是也愚按齊晉大國無命大夫蓋

强大而專命耳○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惠公也在位三十一年子赤嗣是為懿公

何氏曰朔犯逆天子命故去葬愚按朔之入國魯莊與有力焉未必不會其葬所謂治其罪而不葬者也○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左文十五年傳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穀梁傳言日言朔食正朔也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也杜氏曰鼓伐鼓也用牲以祭社

按禮諸侯旅見音現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而日食與音預焉曾子問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太廟火日食后之喪與雨霑服失容則廢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古者固以是為大變人君所

當恐懼修省以答天意而不敢忽也故夏書曰乃征胤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蔡氏傳集輯通用言日月會次不相和輯而掩蝕於房宿也日蝕之變天子恐懼於上嗇夫庶人奔走于下周官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注救日月食王必親擊鼓大僕音泰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注贊佐擊其餘面范氏曰鼓有聲舉陽事以壓陰氣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退而自責杜氏曰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退而自責以明陰不宜侵陽臣不宜掩君以示大義皆恐懼修省以答天意而不敢忽也然則鼓用牲于社何以書譏不鼓

于朝而鼓于社又用牲則非禮矣

永嘉呂氏曰天子伐鼓于社社陰之神也日食則陰勝陽也天子尊故責神而已諸侯鼓于社非正也復用牲非禮也牲者祭祀之事牛必在滌三月三月之後方成牲日食而用牲取具於臨時耳張氏曰日食陰盛陽微之徵事關天下固不止為一國而諸侯亦有臣民則因天變以自省如洪範五事敬謹於視聽言動思之間一失其正則咎必應之古人應天以實而不以文故高宗彤日洪範之言乃古人之所先務如胤征周禮所載乃禮文之末耳一時遭變禮文固不可廢然正其本而後末可理也今莊公於充陽之本蓋藐然矣鼓何益乎又用牲而欲以物求免書此以見本末之皆失也孫氏曰凡救日食皆鼓不書者常事也鼓于社而用牲者三變常也變常故書愚按莊公之世日食者四而鼓用牲者三大水者三而鼓用牲者一鼓於所不當

鼓則踰制用其所不宜用則非常僭天子之制失諸侯之常以是而答天變其過不旣甚乎魏明帝太和初太史奏日當食請於靈星祈禳帝詔曰天之於人猶父之於子未有父欲責子而可獻饌求免也今具祈禳於古未聞羣臣其勉修厥職輔朕不逮其賢於魯莊遠矣○臨川吳氏曰社者祭地示也其祭有常禮其日有常日其事為常事故皆不書經所書社凡四非為社書也以遭日食大水之變而乃用牲于社為非禮故書爾○趙氏曰郊禘天子之禮社與嘗諸侯所自有祭統云成王賜魯重祭郊社禘嘗蓋撰禮者見春秋書嘗社以為郊禘同遂妄言耳公羊云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凡此皆失禮乃書若言求陰之道乃為得禮又云以朱絲營社據書禮無此文劉氏曰左氏云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於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非也夏書記季秋月朔亦有伐鼓之事豈必正陽之月哉所以書者譏其不鼓于廟朝乃

鼓于社又用牲耳

伯姬歸于杞穀梁傳其不言逆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

其不言逆何也逆者非卿其名姓不登於史策則書歸以志禮之失也孫氏曰逆者非大夫故不言逆大夫來逆名姓已登於史策足以志其失矣猶書歸者以別筆列反於大夫之自逆者也猶書歸者紀伯姬是也杞叔姬郯伯姬不書歸自逆者莒慶齊高固是也僖二十五年蕩伯姬逆杜氏曰伯姬莊公女愚按或以為桓公女謂時君之女則加子字然莊二十七年書叔姬若皆桓公之女則伯姬蓋三十餘矣未

應二女皆失時若是且伯姬以僖三十一年求婦則年踰七十而猶至魯似未可必其為桓女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左傳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穀梁傳高下有水災曰大水既戒鼓而駭衆用牲可以已矣救日以鼓兵救水以鼓衆杜氏曰門國門也張氏曰比年大水陰盛陽微之變極矣莊公若思先王正厥事之意謹內外之防嚴夫婦之别使陰沴無浸長之漸則後日之禍猶可及止也徇其文而無實徒以牲牷求免不恐懼修省以正其本而禮文亦且繆戾此魯之所以亂也高氏曰古人遇水旱雖有雩禜祈禳之禮然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宣王必以側身修行為之本况于社于門非所以致水災者也自古豈有伐鼓用牲救水災之禮乎○陸氏曰按左氏例近劉氏曰公羊云于社禮也于門非禮也非也若于社為得禮春秋亦當不書矣

○冬公子友如陳此内臣出聘之始杜氏曰報女

叔之聘諸魯出朝聘皆書如友莊公之母弟愚按此季友私行之階也啖氏曰凡公及內卿往他國朝聘皆書曰如趙氏曰凡內朝聘稱如以異外也王氏曰春秋書內臣出聘凡六十有一如京師者五著諸侯之慢王室也如齊者十九如晉者二十五如宋者五如楚者一著諸侯之畏大國也如陳者二如衛如邾如莒如牟者各一著諸侯之交相聘也內臣以事出者凡十九納幣逆女者三致女者一涖盟者四會葬者十乞師者一比事以考之而是非善惡著矣

癸惠王丑九年 二十有六年 齊桓十八晉獻九衛懿公赤元年蔡穆十鄭文五曹僖三陳宣二十五杞惠五宋桓十四秦宣八楚成四

春公伐戎 公無春字張氏曰為追于濟西之恥報怨也襄陵許氏曰隱桓世有戎盟至於莊公戎始變渝是以有濟西之役於此伐戎義已勝矣齊魯伐戎而中國崇也 ○

夏公至自伐戎蜀杜氏曰伐戎無譏其致者公出師於外踰時而返故書至以危之○曹殺其大夫此專殺大夫之始

稱國以殺者國君大夫與音預下同謀其事不請於天子而擅殺之也義繫於殺則止書其官曹殺其大夫宋人殺其大夫文七是也杜氏曰不稱名非其罪啖氏曰但稱大夫者無罪而死也劉氏曰稱國以殺而不名者大夫無罪而君殺之也陳氏曰殺大夫不名惡君也赤篡曹而殺大夫則必不義其君者也義繫於人則兼書其名氏楚殺其大夫得臣僖二十八陳殺其大夫洩息列反冶宣九之類也愚按楚成少與之師而棄其將

陳靈昏淫而殺諫臣二君固有罪矣然得臣剛而無禮洩冶盡言不隱其過雖有重輕而皆有致殺之由故兼書其名氏然殺大夫而曰大夫與謀其事何也與謀其事者用事之大夫也如公孫寧儀行父用事於陳而與謀殺洩冶之類見殺者不得於君之大夫也所謂儀繫於殺者罪在於專殺而見殺者之是非有不足紀也故止書其官而不錄其名氏也古者諸侯之卿大夫士命于天子而諸侯不敢專命也周禮典命公之孤四命其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大夫一命其有罪則請于天子而諸侯不敢專

殺也同上大司寇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法斷之及春秋時國無大小卿大夫士皆專命之而不以告于王朝有罪無罪皆專殺之而不以歸於司寇無王甚矣五伯三王之罪人而葵丘之會猶曰無專殺大夫愚按齊桓晉文晉悼皆無專殺大夫之過視當時諸侯可謂彼善於此矣故春秋明書于策備天子之禁也凡諸侯之大夫方其交政中華會盟征伐雖齊晉上卿止錄其名氏至於見殺雖曹莒小國亦書其官莒殺意恢稱公子或抑或揚或奪或予上聲聖人之大

用也明此然後可以司賞罰之權矣張氏曰曹殺大夫曹伯赤殺之也豈於羈赤出入之際或不附戎而殺之若鄭厲殺傅瑕原繁與高氏曰除羈之黨恐其內應也入春秋來未有專殺大夫者而曹以小國首惡故春秋不顯其名氏唯著其擅命專殺之罪為萬世之大戒凡殺大夫稱國者疾在上也稱人者亂在下也其書名氏者或以其有罪足為世戒或無罪而貽其節或矜其不幸也○劉氏曰公羊云不名衆也然則殺三郤何故名乎又云不死于曹君者也宋殺其大夫又何以辨哉穀梁云大夫而不稱名姓無命大夫也非也諸侯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小國三卿一卿命于天子說者不知王者諸侯之制度班爵云爾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杜氏曰徐國在下邳鄭縣張氏曰嬴姓國近齊魯今泗州臨淮

縣愚按臨淮縣徐舊國後北遷在今汴梁路徐州

按書伯禽嘗征徐戎見費誓則戎在徐州之域為魯患舊矣臨川吳氏曰穆王之時徐僭稱王帥九夷以伐宗周徐國雖小但春秋之前已嘗僭王竊號是年春公伐戎秋又伐徐者必戎與徐合兵表裏為魯國之患也故雖齊宋將去聲甲師少而公獨親行其不致者役不淹時而齊人同會則無危殆之憂矣杜氏曰宋主兵故序齊上十五年傳桓師何以序宋下猶未成乎伯也二十七年同盟于幽天下與之然後成乎伯矣愚按宋先於齊而公書會則宋主兵明矣蓋桓公伯業未盛亦若伐郳伐鄭之先宋也明年盟幽

於是而後授之諸侯則齊桓伯業盛矣故二十八年救鄭宋序齊下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甲惠王十年二十有七年齊桓十九晉獻十衛懿二蔡穆八鄭文六曹僖四陳宣二十六杞惠六宋桓十五秦宣九楚成五春公會杞伯姬于洮徒刀反杜氏曰魯地張氏曰洮濮州今濟南府

左氏曰會于洮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巡守手叉反杜氏曰巡守所以宣布德義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境伯姬

莊公之女非事而特會于洮愛其女之過而不能節

之以禮此春秋之所禁也陸氏曰參譏之公及杞侯伯姬皆失正也惟不節之以禮然後有使自擇配如僖公之於季姬而典訓亡矣家氏曰于洮非歸寧之地安有女子來寧父母疾驅於通道大都略無所禁忌者乎高氏曰伯姬既歸于杞復來與公會是與文姜齊襄無異也陳氏曰内女為夫人乚見于經未有書公會者而會自伯姬始由是來朝其子由是來求婦伯姬之為皆未之前聞也愚按公會杞伯姬于洮猶之可也季姬及鄫子遇于防則悪又甚矣婦人會遇固皆非禮而其罪有輕重焉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左傳陳鄭服也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於是而後授之諸侯也其授之諸侯何也齊侯得衆也桓會不致安之也桓盟不日

信之也信其信仁其仁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程子傳同志而盟非率之也

同盟之例有惡烏路反其反覆音福而書同盟有諸侯同欲而書同盟此盟鄭伯之所欲而書同盟者也凡盟皆小國受命於大國不得已而從焉者也如鄫子會盟于邾之類其有小國願與音預下同之盟非出於勉强上聲者則書同盟所以志同欲也前此鄭伯嘗貳於齊矣杜氏曰二十五年鄭文公四年為齊侵蔡獲成於楚二十二年陳亂而齊納敬仲皆有貳心於齊今始服也至是

齊桓强盛有伯中國攘僭亂之勢諸侯皆歸之鄭伯於是焉有畏服之心其得與於盟所欲也故特書同穀梁子所謂於是而後授之諸侯是也其授之諸侯齊侯得衆也視他盟為愈矣蜀杜氏曰諸侯同志而盟共戴天子齊桓主之家氏曰或謂前此會者九國而書同盟宜也今會者纔五國而亦書同盟何哉大齊桓合諸侯不以兵革小大畢至而聖人與其同盟不然異時有合十有八國之君以甲車四十乘夸示諸侯而伯業遂衰者烏在其為衆也愚按齊桓前盟于幽而鄭復不朝至於執詹魯又受鄭詹之逃則既同而反覆矣此盟于幽魯與盟而書公陳鄭心服而不叛同以尊周為心不復携貳盖齊桓霸業之始盛也故春秋書同盟以美

之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左傳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公羊傳原仲者何陳大夫也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通乎季子之私行也杜氏曰原氏仲字禮大夫既卒不名

公子友如陳葬原仲私行也啖氏曰書原仲之葬見季友私事出境人臣之禮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境注見隱元何以通季子之私行而無貶乎曰春秋端本之書也京師諸夏之表也祭側界反下同伯以寰音縣內諸侯而來朝隱元祭叔以王朝大夫而來聘莊二十三尹氏以天子三公來告其

喪隱三誣上行私表不正矣是故季子違王制委國事越境而會葬杜氏曰季友違禮會外大夫葬具見其事亦所以知譏齊高固莒慶以大夫即魯而圖婚宣五莊二十七其後陳莊子死赴喪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名縣音玄子而問焉曰古者大夫束脩之問不出境雖欲哭焉音煙下同得而哭諸見檀弓鄭氏注以其不外交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勿哭同上注時君弱臣强政在大夫專盟會以交接愚按陳莊子齊大夫名白乃成子恒之孫襄子盤之子莊子之子和并齊國是為太公末流可知矣春秋深貶王臣以

明始亂祭伯不書朝祭叔不稱使尹氏不書爵備書諸國大夫而無譏焉則以著其効也凡此皆正其本之意陸氏曰臣无境外之交况以私事而出境乎此不待貶絶而惡見者也蜀杜氏曰外大夫未有書葬者原仲所以書者季子與原仲有舊已為大夫不由君命而以私舊之故特往葬之大夫非君命不越境況適他國而葬大夫乎高氏曰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叔弓如宋葬宋共公皆再舉國此不言葬陳原仲明非國事也臨川吳氏曰无會葬鄰國大夫之禮季友與原仲有舊欲往會其葬以大夫不可私行出境請於公而公命之行故書大夫无私交公之遣行友之會葬原氏之受皆非禮也參譏之愚按僖五年公孫茲如牟娶焉文六年季孫行父如陳聘且娶文七年公孫敖如莒涖盟且逆女成八年公孫嬰齊如莒自為逆昭二十五年叔孫婼如

宋為季平子逆經皆不書逆此書如陳葬原仲无異於葬諸侯之使是季友請於公矣文定但言私行而不云莊公使之者以其非禮雖請於公是亦私行耳按曲禮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有獻此盛世之事春秋大夫私行而遂交政於他國聖人特書公子友葬原仲以示戒者防微杜漸之意也○陸氏曰穀梁云言葬不言卒不葬者也不葬而曰葬諱出奔也按春秋前後无有虛設其事以為義者且書葬之意直識季友之行爾陳國大夫安得書卒乎劉氏曰公羊云何通乎季子之私行避內難也非也是時內難未作何避之有若季子見幾遠舉是忘宗國之亂也況去莊公没尚數年而遂云避內難出奔乎

冬杞伯姬来 左傳歸寧也凡諸侯之女歸寧曰来出曰来歸夫人歸寧曰如某出曰歸于某公羊傳直来曰来大歸曰来歸

左氏曰歸寧也禮父母在歲一歸寧本何氏注若歸而合禮則常事不書其曰杞伯姬來者不當來也趙氏曰凡內女稱來不宜來也合禮者常事不書蓋非禮而來故書爾豈二百四十二年內女唯兩度歸寧乎女子有行遠于萬反父母兄弟邶風泉水篇春會于洮矣冬又歸魯故知其不當來也來而必書春秋於男女往來之際嚴矣高氏曰伯姬春方出與公會而冬又來何其不安于杞也杞伯不能制其妻如其國何張氏曰志其來往之數非歲一歸寧之義所以厚男女之别也愚按春秋內女之適諸侯惟杞伯姬四書來一書會則伯姬之越禮可知矣伯姬之後惟書齊高固及子叔姬來亦非禮也

莒慶来逆叔姬公羊傳莒慶莒大夫也莒無大夫何以書譏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穀梁傳諸侯之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来者接内也

莒慶莒大夫也叔姬莊公女也何以稱字大夫自逆則稱字杜氏曰卿自為逆則稱字左宣五年傳書曰逆叔姬卿自逆也為去聲其君逆則稱女如紀裂繻来逆女尊卑之别筆列反也范氏曰君不敵臣陳氏岳曰内女適大夫則稱字不書歸如齊高固来逆叔姬不書歸于齊何以書諸侯嫁女於大夫而公自主之非禮也董子曰大夫無束脩之餽無諸侯之交越竟逆女紀罪之劉氏曰莒慶非有君命也叔姬非適諸侯也何以得書乎以公之自主之公之自主之則敵敵則書

矣陳氏以諸侯嫁女于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曷為公親焉則莒慶伉也莒無大夫於是書莒慶隱桓莊之際莒嘗為强國入向取杞牟婁納公子慶父吾君特會外大夫自浮來之盟始以是知慶之敢伉也愚按宣公以篡得國倚齊為援而齊人止公為高固求婚魯人以為大辱莒慶微國之大夫而莊公以女妻之又自為之主其不君亦甚矣○劉氏曰穀梁云不正其接内故不與夫婦之稱也非也不曰逆女亂於君夫人者也書叔姬自其理然

杞伯來朝

高氏曰致伯姬也杞伯不能制其内縱伯姬之數出又來朝而致之其卑弱可知矣何氏本旨杞先代子孫也方東樓公始封與微子啓無異得郊祭用天子禮樂入春秋已失公爵降而曰侯後或稱伯或稱子都無定限足知其微弱僻陋張氏曰杞國小力微故降爵以自儕於小國杞之自侯而伯自伯而子

蓋浸以微弱也愚按桓公之經三書杞侯公穀皆作紀此書杞伯以後並書伯惟僖二十三年書杞子卒二十七年書杞子來朝襄二十九年書杞子來盟文定據左傳謂杞用夷禮故貶稱子朱子又謂杞國最小所以文獻不足徵初稱侯已而稱伯已而稱子蓋其朝覲貢賦之屬率以子男之禮從事聖人因其實而書之然春秋未嘗書杞公亦不可攷姑闕疑以俟知者○公會齊侯于城濮杜氏曰城濮衛地將討衛也張氏曰齊欲討衛而會魯于此定其交而後加兵於人所以見其謀之審也愚按相會于衛地而後伐衛則為謀伐衛明矣然魯兵不與伐衛者亦猶魯濟謀伐戎而魯不與伐戎也城濮今東昌路濮州

乙惠王十卯一年　二十有八年齊桓二十晉獻十一衛懿三蔡穆九鄭文七曹僖五陳宣二十七杞惠七宋桓十六秦宣十楚成六　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

人戰衛人敗績左傳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公羊傳伐不日此何以日至之日也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至之日也

春秋紀兵及者為主齊人舉兵而伐衛衛人見伐而受兵則其以衛及之何也按左氏衛嘗伐周立子頹十九年至是王使召音邵伯廖力彫反賜齊侯命且請伐衛在前年則齊人舉兵乃奉王命聲衛立子頹之罪以討之也為衛計者誠有是罪則當請歸司寇服刑可也周禮大司寇刑亂國用重典注篡弑叛逆之國用重典者以其化惡伐滅之若惠徼康叔

不泯其社稷使得自新亦唯命（左傳宣十二鄭伯曰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徼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君之惠也）則可以免矣今不徵（知陵反）詞請罪（左傳隱十一不徵辭不察有罪）而上逆王命下拒方伯之師直與交戰則是衛人為志乎此戰故以衛主之也戰不言伐伐不言日而書日者戰之日也見（音現下同）齊人奉辭伐罪方以是日至而衛人不請其故直以是日與之戰所以深疾之也而聖人之情見矣齊稱人將（去聲）卑師少也（五峯胡氏曰春秋之時天下無號令甚矣衛惠既死

王命討之雖為後時然猶勝終不討也齊桓承王命
而不動大衆亦得輕重之宜矣為衛侯者即日因齊
桓之京師請歸死於司寇以忠孝蓋前人之愆可也
齊師以是日至直以是日與之戰甚矣故義繫於衛
而非繫於齊也趙氏曰敗稱人罪衛之不服王命故
異其文高氏曰初衛與兵助子頹簒王而齊為霸主
不能奔救及鄭伯既納王王乃錫齊侯命使討之於
是乎伐衛曰伐者討得其罪也然既敗衛乃取賂而
還嗟夫齊桓以能尊王室霸諸侯而所為乃若是張
氏曰衛嘗受盟于幽前年同盟不至伐不服罪乃以
齊來伐之日而急擊之不能敵齊節制之師而敗以
衛為主罪之也不地於衛都也臨川吴氏曰前年冬
齊侯出會魯于衛地矣今年伐衛稱人者蓋齊師待
于城濮但遣徵者往伐意欲以不戰屈之也而衛不
服罪敢與齊戰輕躁寡謀不量其力自取敗衂也王
氏曰戰不言伐而書伐伐不言日而書日被伐不言

及而書及敗績不言人而書人皆罪衛也愚按衛立子頹其罪固不容誅然已越十年而衛君又易世矣當其時不能治後之人何罪且受賂而不能伸天討雖曰齊以將卑師少稱人非貶而比事觀之齊桓亦不可以無責矣又按經書及戰者二十文定於此戰與紀齊之戰于韓于甗升陘于泓城濮彭衙令狐于邲新築于鞍皆謂書及以貶之乾時鄢陵長岸雖貶主是戰者而不以及為貶于奚于鐵無傳唯於栢舉與吳子而不以及為褒若大棘則鄭伐宋而經不書伐是與于韓例同艾陵書伐書及則兩俱有罪也然及之之為言不過為志乎是戰而非褒貶所係故救患之兵則為美辭而貪憤之兵皆為貶辭也善戰者服上刑而春秋無義戰故凡書戰皆譏而惟於排難解紛頗有取焉耳○趙氏曰公羊云春秋伐者為客伐者為主注云伐人者為客見伐者為主夫文字本以記分別今同其文誰能了之又曰敗者稱師衛何以

不稱師未得乎師也按經文成列而戰矣何名未得師乎穀梁云戰則是師也其曰人何微之按衛稱人者罪逆王拒大國以取敗微之有何義乎劉氏曰穀梁謂衛小齊大其以衛及之以其微之可以言及也亦非也衛欲戰則衛及齊齊欲戰則齊及衛不為國大小也又曰其稱人以敗何也不以師敗於人也亦非也設令齊將尊師衆而敗衛將卑師少而勝豈得不書師敗於人哉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瑣素果反瑣在位十二年子蘧篨嗣是為文公○秋荆伐鄭穀梁傳其曰荆州舉之也公會齊人宋人救鄭宋人下公有邾婁人穀梁傳善救鄭也程子傳齊桓伯主魯望國宋王者之後此救鄭制楚之始蓋天下大勢所在

按左氏楚令尹子元公子元文王弟無故以車六百乘繩證反

伐鄭入自純門鄭外郭門是陵弱暴寡之師也故以州舉狄之也孫氏曰来聘稱人此不稱人者以其創艾中國復外之也鄭人將奔桐丘杜氏曰許昌縣東北有桐丘城諸侯救之楚師夜遁是得救急恤鄰之義也故書救鄭善之也齊宋稱人將去聲卑師少桓公主兵郵同惡安中國之事見音現矣朱子語齊桓晉文所以有功於王室者蓋當時楚最强大時復加兵於鄭鄭則在王畿之內楚在春秋時他國皆不及其强向非桓文有以遏之則周室為其所幷矣張氏曰是時楚文王卒成王幼子元伐鄭師出無名聞諸侯之救而遂遁愚按楚自十六年伐鄭至是又伐而中國救之三十二年齊宋又遇梁丘以謀之僖元年楚復伐鄭而諸侯

會于檉以圖之二年三年荆楚浸致侵伐於鄭齊桓於是大舉次陘之師以聲罪於楚自是荆蠻帖服矣然首止之盟鄭伯誘於撫女之命又懷貳而逃歸明年諸侯伐鄭圍新城又明年齊人伐鄭而鄭伯乞盟請服矣自是鄭服中國終桓公之世桓公甫沒而鄭伯即朝于楚然則齊桓取威定霸之功豈可少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實予其却楚而救鄭也經書救者二十有三而齊桓居其五桓公視他伯者為愈矣

冬築郿郿亡悲反公穀作微杜氏曰郿魯下邑王氏曰帝乙子封於微今東平壽張縣西北有微子鄉

郿邑也凡用功大曰城小曰築鄱陽萬氏曰工役之多者書之以城工役之小者書之以築故館則書築莊元築王姬之館臺則書築見三十一年

囿則書築成十八築鹿囿昭九築郎囿定十三築蛇淵囿郿邑而書築者創作邑也隱七年傳凡書築者創始也其志不視歲之豐凶而輕用民力於其所不必為也則非君人之心矣張氏曰冬雖用民力之時而下書大无麥禾則築郿之不時可知矣呂氏曰十二公興力役莫甚於莊公築館者一築邑者一築臺者三城邑者一新延廐者一比事以考之而莊公之罪著矣其不城一邑不築一囿愛民力而重農事者惟僖公耳○啖氏曰穀梁云山林川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此當施於築囿之下不宜濫在此劉氏曰左氏云邑曰築都曰城非也築者作邑耳邑與都相較無幾而殊築城之名則國亦當殊京師又當殊而通以成名之何耶

大無麥禾

麥熟於夏禾成在秋而書於冬者莊公惟宮室臺榭是崇是飾費用浸廣調徒弔反度不充有司會古外反周禮注歲計曰會計歲入之多寡虛實然後知倉廩之竭也故於歲杪而書曰大無麥禾杜氏曰書於冬者五穀畢入計食不足而後書愚按王制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故桓宣有年大有年皆書於冬大無者倉廩皆竭之詞也言大無見舉國皆無也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今莊公享國二十八年當有

九年之積（子賜反）而虛竭如此所謂寄生之君也（本何氏意）

（林）民事古人所急食者養民之本不敦其本而肆侈心何以為國故下書臧孫告糴以病公而戒來世為國之不知務也

（劉氏曰經無水旱之變忽無麥禾排驗事實由魯不務畜積日損月削以至於麥禾大盡而後覺之非今歲之事也是以不言水旱亦不言饑或云實秋水傷稼諱之不言或云土不稼穡二物不成或云不勸農事故無災而饑皆失也愚按二穀不升謂之饑五穀不升為大饑今大無麥禾則黍稷秫稻二麥俱無蓋禾者穀之總名故凡穀字皆從禾是不止二穀不升而已然不書饑者以著人事之變而非天時之災也僖公之時大旱而傳言饑而不害宣襄書饑則由大水螽蝝之所致莊公

無水旱螽螟之災而書大無麥禾所以著費出之無經蓄積之不素救荒之不預至於未如之何而乞糴於鄰國則莊公不君與國之無賢皆可見矣○啖氏曰公羊云曷為先言築微而後言無麥禾諱以凶年造邑也按築微冬之初也無麥禾歲終諸穀皆入而無此二穀乃書依先後記事爾何關諱乎穀梁云大者有顧之辭也按大者言其甚也稱有顧如何為義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公羊傳告糴者何請糴也君子之為國也必有三年之委一年不熟告糴譏也穀梁傳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一年不升告糴諸侯故舉臧孫辰以為私行也古者稅什一豐年補敗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不言如為內諱也杜氏曰臧孫辰魯大夫臧文仲

劉敞曰不言如齊告糴而曰告糴于齊者言如齊則其辭緩告糴于齊則其情急所以譏大臣任國事治名而不治實之蔽也魯人恱其名而以急病讓夷平也為功君子責其實而以不能務農重穀節用愛人為罪本意林魯語魯饑臧文仲言於公曰國病矣盡以名器請糴于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卿請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而請之其為選事乎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居官當事不避難我不如齊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惰非事君也文仲以鬯圭與玉磬如齊齊人歸其玉而與之糴張氏曰魯不遇齊桓則其民必至轉於溝壑矣趙氏曰譏臧孫為政無蓄也故以自行為

文愚按經書王臣來求金則有求於我也書如楚乞師則有求於彼也今外傳紀如齊告糴而春秋變文書曰告糴于齊與歸粟于蔡同一書法所以著魯人請糴之急且沒公命以罪莊公之不君也然不書齊人歸粟于我者蓋春秋記約而志詳復書歸粟則辭費苟齊人不予之糴必不書臧孫之告糴矣癸丘五禁曰毋遏糴齊桓救災恤患之心其亦霸者之賢歟○趙氏曰左氏云禮也據諱是譏非善之也穀梁云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告然後與之言內之無外交也此若不告彼何由知之

丙辰二年 惠王十 二十有九年 齊桓二十一晉獻十二衛懿四蔡穆十鄭文八曹僖六陳宣二十八杞惠八宋桓十七秦宣十一楚成七

春新延廐 公羊傳修舊也修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凶年不修穀梁傳延廐法廐也其言新有故也

言新者有故也[杜氏曰言新者皆舊物不可用更造之辭]何以書昔韓昭侯作高門屈[居勿反]宜臼曰[楚大夫時在魏]不時所謂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時前年秦拔宜陽今年旱君不以此時恤民之急而顧[反也]益奢此所謂時詘[曲勿反]舉贏者也[見史韓世家徐廣曰時衰耗而作奢侈]故穀梁子曰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大無麥禾告糴于齊冬築郿春新延廄以其用民力為已悉矣[家氏曰延[illegible]]

廐馬閑之名或曰新其舊而又延廣之義周禮天子十二閑諸侯六閑孔氏正義每廐為一閑閑有二百一十六匹劉氏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所興作修舊多矣不必書也延廐南門盖微耳何獨書哉新宫災太室屋壊不能不修而經不書雉門兩觀災記新作焉以此參之修舊不足書其書者皆非禮之制延廐者天子之廐非諸侯之廐也南門者天子之門非諸侯之門也延廐之僭非莊公也過在可革而不革故曰新通旨書新延廐者為大無麥禾民勤於食則仍舊可也王氏曰養馬欲其富故馬廐謂之延延長也猶庫藏欲其有餘而謂之長府也禮凶年歲不登馬不食穀馳道不修去冬大無麥禾而今春新延廐廐有肥馬民有饑色可謂不恤國矣孫氏曰惡不愛民也愚按興工作以聚失業之人亦荒政之一事也而春秋書築郿新延廐以譏莊公何哉夫國有儲蓄倉廩實府庫充則興工作以聚窮民使無轉徙之患亦

云可也今大無麥禾倉廩虛竭乞糴於鄰邦以救朝夕之急而猶興不急之役何莊公之不知務乃至此極耶○趙氏曰左傳云新作延廐若新作但當云作延廐不當云新啖氏曰又傳云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入此說亦非馬雖出入有時廐何妨農隙作之

夏鄭人侵許張氏曰許鄭世讎也然許自盟幽之後不與齊桓之會鄭人侵之或齊之命與自後許始從中國

○秋有蜚蜚扶味反左傳為災也公羊傳記異也穀梁傳一有一亡曰有杜氏曰蜚負蠜也劉歆曰負蠜性不食穀食穀為災介蟲之孼劉向曰蜚色青非中國所有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淫風所生為蟲臭惡公取齊淫女故蜚至天戒以為將生臭惡聞於四方也新安羅氏曰負蠜今謂之蜚盤蟲好以清旦集稻上食稻花田家率以蚕作撥拾置他所日出則散去既食稻花又其氣臭惡能熯稻使不蕃春秋書之

當由此爾劉氏曰蜚狀若牛而白首一目虵尾行水則竭行草則死見則其國大疫曰有者所以明其無也鸜鵒不逾濟而蜚非中國之物斃而一至故不可言多而言有麋中國所有也有之不足異而多則為異故不言有而言多螽螟中國所多也多不足怪而為災則害故不言多而言災愚按爾雅通志本草皆以蜚為蟲獨山海經以蜚為獸但負盤常有當如書螽書螟不當書有姑并識以俟參攷○啖氏曰左氏云凡物不為災不書春秋紀異多矣何必為災乃書○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紀已滅矣其卒之何見音現紀侯去國終不能自立異於古公亶父之去故特書叔姬卒而不卒紀侯以明其不爭而去則可能使其民從而不釋則微矣杜氏曰紀

國雖滅叔姬執節守義故繫之紀賢而録之臨川吳氏曰叔姬娣也魯紀之待叔姬與叔姬之自待其身皆與伯姬同春秋備書之此盖莊公以為姑而為服大功之服也與叔姬莊十二年歸酅此卒于酅也紀滅而猶繫之紀盖國亡無所依托雖寄寓於酅以待死其為紀國夫人之娣則如初也家氏曰春秋以叔姬不為國亡變其所守特録之以勸後世以此坊民猶有儷體寢居國亡不能死委身於元海如晉之惠后者可為慟哭流涕者矣

城諸及防 左傳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杜氏曰諸防皆魯邑諸城陽諸縣張氏曰諸今密州諸城縣縣又有故防城及者别二邑也臨川吳氏曰凡書土功雖時非善之也愈於非時者爾其間亟興土功而亟書之不繫乎時與不時皆貶也若此前年冬築郿大饑而告糴此年春

新延廐於是又城諸防豈不為亟而譏之乎○啖氏曰穀梁云以大及小也此但依先後次第何必小大乎劉氏曰若言諸防則似一城故從所先城記爾愚按左氏以謂書時也穀梁以為可城特拘於常例農隙之時而不知莊公之城非其時也

諸城今屬益都路密州

丁巳 惠王十三年

三十年 齊桓二十二晉獻十三衛懿五蔡穆十一鄭文九曹僖七陳宣二十九杞惠九宋桓十八秦宣十二楚成八

春王正月○夏師次于成 左無師字穀梁傳次止也有畏也欲救鄣而不能也不言公恥不能救鄣也

陳氏曰次于滑也書公于郎貶師之此其但書次何以是為不足書也甚矣莊之不競於齊也君父死焉不能討謀紀而齊滅紀及齊圍郕而郕降于齊於是次成齊人降鄣雖罪齊桓也託莊公之身不可以不貶也愚按趙氏謂魯欲會齊圍鄣至成待命夫欲救患而不能謀凌

弱而為援皆罪也然鄣乃紀之附庸觀魯之加恩禮於紀叔姬則未必合兵以滅鄣蓋魯莊有姑息之愛婦人之仁而畏齊强盛不敢援鄣故佯為救鄣之虚名猶次滑之意耳

秋七月齊人降鄣降户江反鄣音章穀梁傳降猶下也杜氏曰鄣紀附庸國東平無鹽縣東北有鄣城張氏曰今東平府須城縣

降者脅服之詞杜氏曰小國孤危不能自固蓋齊遥以兵威脅使降附趙氏曰凡服從内附曰降不言鄣降降由於齊

前書郕降于齊師意責魯也二國同圍郕郕不降於魯而降於齊見魯不能服郕

此言齊人降鄣專罪齊也不書鄣降於齊則見齊以威力迫脅而强使降服非郕降之比

鄣者紀之附庸左傳昭十九莒子奔紀鄣

愚按郭盖須句顓臾之類耳　微乎微者也齊人不道肆其强力脅使降附不書郭降而曰降郭者以齊之强故罪之深以郭之微故責之薄本常山劉氏　春秋之法扶弱抑强明道義也霸者之政以强臨弱急事功也故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鄱陽萬氏曰以齊桓之賢嘗有存亡繼絶之功得郭之地不足以為廣并郭之衆不足以為强乃必降而有之使紀之土地人民無復孑遺聖人所以書降郭而深致其誅貶也家氏曰齊魯圍郕郕降于齊師降於力既屈之後齊人降郭畏威而降降於兵未加之前郕雖降而猶存郭則不復見矣○啖氏曰公穀云郭紀之遺邑按郭自是小

國爾紀之全國猶不敢敵齊豈一邑之民而能二十餘年獨拒齊乎劉氏曰公羊云降之者取之也不言取之為桓公諱也亦非也取之固曰取之降之固曰降之遷之固曰遷之非可假借為避諱也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公羊傳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葬乎叔爾穀梁傳不日卒而日葬閔紀之亡也

滅國不葬此何以葬賢叔姬也杜氏曰以賢錄也紀侯既卒不歸宗國而歸于酅音攜所謂秉節守義本杜氏注不以亡故而睽苦圭反婦道者也故繫去聲之於紀而錄其卒葬高氏曰復繫之紀不以酅易紀也先儒蘇氏謂賢而得書是也賢而得

書所以為後世勸也家氏曰娣媵不葬此以賢叔姬故與伯姬俱得葬劉氏曰非叔姬之賢則不足葬高郵孫氏曰叔姬之卒又録其葬以為於喪滅之中能以義節自守故嘉之也張氏曰紀叔姬從一而終不以存亡貳其心故詳録其生死又紀魯之往葬皆以夫人之禮書之所以明婦行以示後法也愚按春秋國滅而書葬者三書齊侯葬紀伯姬以見齊侯迫滅紀國夫人在殯而不及葬也書葬陳哀公以見楚雖滅陳而陳人尚能葬其君也惟紀叔姬則以其賢故因魯人往葬而特書之然國滅而葬其君夫人若娣媵皆閔其亡滅而存之之意也故朱子綱目書魏葬漢獻帝晉葬魏元帝宋葬晉恭帝亦聖人存亡繼絶之遺旨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傳義見二十五年○冬公

及齊侯遇于魯濟濟子禮反左傳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杜氏曰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界為齊濟在魯界為魯濟蓋魯地張氏曰簡禮以議軍旅之事愚按齊侯入魯境則齊侯之意也襄陵許氏曰齊桓伐鄭伐鄭伐徐皆以宋人主兵與公會城濮而後伐衛與公遇魯濟而後伐戎以是知齊桓之伯不自恃也用兵行師每資武於宋桓取策於魯莊其治國也一則仲父二則仲父用人之能以為能集人之功以為功遂能力正天下澤潤生民○劉氏曰穀梁云及者内為志焉爾非也設若外為志便云公會齊侯遇于魯濟乎

○齊人伐山戎公羊傳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子司馬子曰蓋已操之為已蹙矣穀梁傳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桓内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而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危之也杜氏曰山戎北狄鄭氏曰其地在薊州漁陽愚按薊州今大都路大興縣

齊人者齊侯也其稱人譏伐戎也自管仲得政至是二十年未嘗命大夫為主將去聲下同亦未嘗興大衆出侵伐故魯莊十一年而後凡用兵皆稱人者以將卑師少爾今此安知其非將卑師少而獨以為齊侯何也以來獻戎捷稱齊侯則知之矣何氏曰據下言齊侯來獻戎捷愚按上遇魯濟謀山戎下獻捷皆以齊侯書則知伐山戎非微者矣夫北戎病燕音煙職貢不至桓公内無因國外無從才用反諸侯越千里之險為于僞反燕闢地史齊世家山戎伐燕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命燕君納貢于周諸

侯聞皆從之可謂能修方伯連帥去聲之職何以譏之乎桓不務德勤兵遠伐不正王法以譏其罪則將開後世之君勞中國而事外域捨近政而貴遠略困吾民之力爭不毛之地本楊氏辨要其患有不勝音升言者故特貶而稱人以為好去聲武功而不修文德者之戒也劉氏曰桓公之威行乎天下其重過於萬乘又越竟以伐山戎諸侯震恐乃沛然自得矜功而語受命此君子所惡故貶而人之然則伐楚之役何以美之其謂退師召音部陵責以大義不務交兵而強楚自服乎本杜氏會義觀此可

以見聖人强本治内柔服遠人之意矣通旨楚頻侵鄭鄭乃内地故齊桓伐楚聖人取之山戎遠地也齊桓為燕而伐戎聖人則貶之於此可見帝王用兵之意矣如漢武之窮兵其不敗幸耳文帝則不然匈奴侯騎至上林烽火通甘泉便作細柳等軍正與伯禽征徐夷宣王伐玁狁無異志在愛民非黷武也三代用兵意全在是纔差之毫釐便是齊侯伐山戎不可也張氏曰中國之聲教未治近有荆楚為中國患尚未正辠而勤兵于遠其治之先後兵之次第皆失之矣故齊侯自出而書人以譏之王氏曰荆内也患近而不可緩戎外也勢遠而不足恤近者養之而不討遠者伐之以為勞蓋楚患未已則諸侯可要伐戎有功則諸侯皆服此桓公之志也故貶之○劉氏曰穀梁云其曰人何也愛齊侯乎山戎也又曰則非之乎善之也非也春秋以人貶之云爾

戊惠王十午四年三十有一年齊桓二十三晉獻十四衛懿六蔡穆十二鄭文十曹僖八陳宣三十杞惠十宋桓十九秦成公元年楚成九春築臺于郎公羊傳何以書譏何以書厲民也劉氏曰譏厲民也去國而築臺是樂而已矣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本何氏注詩靈臺注天子有靈臺以觀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左傳僖五日南至遂登觀臺以望而書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去國築臺于遠而不緣占候是為游觀之所厲民以自樂音洛下同也何氏曰四方而高曰臺登高遠望人情所樂動而無益於民雖樂不為也厲民自樂而不與民同樂則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豈能獨

樂乎杜氏曰書築臺刺奢且非土功之時董子繁露譏驕溢不恤下也孫氏曰莊卄年興作今又一歲而三築臺妨農害民莫甚於此家氏曰凡築臺與囿不以時不時皆譏也是歲三築臺皆書重譏之也莊公暮年驕恣尤甚天災見於上歲卄不登而土功無虛歲其違禮敗度可以想見魯之衰實由莊公始愚按楚靈為章華之臺伍舉極諫以為先君為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其所不奪穡地其為不匱財用瘠磽之地於是乎為之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非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使魯臣有如伍舉者言於莊公則三臺之築或少省矣○啖氏曰公羊云築臺各有說一云譏臨民之所漱浣一云譏遠也一云譏臨國按一歲三築臺假如皆得其所豈無妨於人乎何用三譏其處也

夏四月薛伯卒張氏曰薛始稱伯蓋降班而告終也○築臺于薛公羊傳何以書

識杜氏曰薛魯地愚按今東平路秦時為薛郡〇六月齊侯來獻戎捷左傳非禮也公羊傳齊大國也曷為親來獻戎捷威我也穀梁傳軍得曰捷

軍獲曰捷何氏曰戰所獲曰捷凡諸侯有四方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遠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去聲俘本左傳獻者下奉上之辭本杜氏注齊伐山戎以其所得躬來誇示書來獻者抑之也常山劉氏曰齊侯伐山戎得其捷躬來誇示以威我書曰來獻抑之也張氏曰齊桓恃功而不知禮魯不當納而輕受之皆罪也後世宰臣有不賞邊功以沮外徼吉弔反境也塞也生事之人得春秋抑戎捷之意

前陳湯傳匈奴郅支單于殺漢使者西走康居湯為西域副校尉矯制發兵與都護甘延壽襲擊匈奴郅支單于于康居斬之得漢使節凡斬閼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千餘人軍既至論功丞相匡衡以為湯延壽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倖生事於蠻夷為國招難漸不可開詔欲封湯等千戶衡復爭乃封延壽義成侯湯關内侯王氏曰伐山戎則稱人獻捷則稱爵齊桓未能鎮綏中國而徒勤遠畧有恃勝危師之道故抑而稱人今以方伯而躬獻戎捷于侯國有矜功失節之耻故愧之而稱爵聖人抑揚之道不可一端求也愚按春秋書來獻捷者二齊桓獻捷而書齊侯所以著其夸服戎之功而譏之也楚成獻捷而書楚人所以微其挾猾夏之威而抑之也然於齊書戎捷而於楚不書宋捷則所以尊中國而賤荆蠻也昭昭矣○劉氏曰穀梁云内齊侯也不

言使內與同不言使也非也去年伐山戎知其當為齊侯者正以獻捷乃齊侯也今此何以見其是使人乎魯雖欲內齊豈可使不殊齊侯之使今既稱齊又曰來獻安見內乎又云戎菽也不近事理疑菽者北狄字也北字類卄狄字類叔傳寫訛謬并為一字耳

秋築臺于秦 公羊傳何以書譏穀梁傳不正罷民三時且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君子危之故謹而志之也一年罷民三時惡內也范氏曰秦魯地杜氏曰東平范縣西北有秦亭張氏曰范縣今屬濮州亭尚存莊公一歲三築臺所謂及是時般樂怠敖者則治國治家之當務荒廢多矣此所以踰年身死而蕭墻之禍壬奕世而不能定也可不鑒哉○啖氏曰穀梁云虞山林藪澤之利此當施於築囿下又曰倚齊桓公外無諸侯之變故築臺此說無益於為教

○冬不雨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程子傳一歲三築臺明年春城小

穀故冬書不雨閔之深也張氏曰莊公無閔雨之志獨酉戌亥之月不雨故不得歷時而言也家氏曰是歲三築臺而冬不雨明年春又城小穀與大無麥禾告糴而築郿新延廐書法相類王氏曰春秋書不雨者常暘之徵然及月者書月及時者書時再歷時者書累月今曰冬不雨則一時無雨矣周之冬夏之八九十月也當是時穀已成實閔時不雨雖未甚害亦見陰陽不調為嗣歲之災也故特書之吕氏曰僖文之不雨或歷三時或歷四時此年才一時不雨爾二百四十二年一時不雨者豈止一年而已而此特書之者莊公亟興土功屢見災異故詳志之也

己 惠王十 三十有二年 齊桓二十四晉獻十五衛懿七未五年 蔡穆十三鄭文十一曹僖九陳宣三十一杞惠十一宋桓二十秦成二楚成十 春城小穀 范氏曰小穀魯地孫氏曰曲阜西北有小

穀城通旨孫魯人也而終身學春秋其攷此詳矣薛氏曰莊公六年後無麥苗大無麥禾螟麋蜚螽相繼而有大水者三中君尚當少警而公之軍旅盟會未嘗休息至於侈心一起因娶而觀社丹楹刻桷告糴之時築郿次年新廐城諸防去年三築臺而不雨今又城小穀乎歲猶不可況洊饑而輕用民力乎○高氏曰杜預以小穀為齊邑左傳云為管仲城之若然聖人亦當異其文而係之齊且公雖感齊桓之私豈肯為管仲城邑昭十一年傳云齊桓城穀而寘管仲焉齊自有穀如文十一年盟穀宣十四年會穀此齊穀也非魯之小穀沙隨程氏曰齊地別有穀在濟北有管仲井非小穀也公及齊侯盟穀歸父會穀乃濟北之穀　○夏宋公

齊侯遇于梁丘左傳齊侯為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宋公請先見于齊侯夏遇于梁丘穀梁傳梁丘在曹邾之間去齊八百里非不能從諸侯而往也辭所遇遇所不遇大齊桓也杜氏曰梁丘在高平昌

邑縣西南張氏曰在濟州齊不以霸主自居以梁丘近宋而先之也隱四年傳志外之遇者三而皆以爵若曰以尊及卑然也其意以為莫適主者愚按濟南路鉅野縣有古昌邑城何休謂遇禮近者為主遠者為賓然隱八年莊四年兩遇于垂垂衛地而衛序齊宋下蓋盟會則序主會者居上若遇則以簡禮相見比於不期而邂逅莫適為主故以爵之尊卑為序爵同則以國大小為序耳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左傳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于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逵泉而卒立叔孫氏公羊傳曷為不言刺之為季子諱殺也曷為為季子諱殺季子之遏惡也不以為國獄緣季子之心而為之諱也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母弟也慶父牙通乎夫人以脅公季子起而治之則不得與國政坐而視之則親親

因不忍見故請至于陳莊公病將死召季子季子至而授之以國政曰寡人即不起吾將焉致乎魯國季子曰般也存公曰庸得若是乎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慶父也存季子曰是將為亂乎俄而牙弑械成季子和藥而飲之曰公子從吾言而飲此則必有後乎魯國不從吾言而不飲此則必為天下戮笑於是從其言而飲之至乎王堤而死公子牙今將爾辭曷為與親弑者同君親無將將而誅焉然則善之與曰然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季子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然則曷為不直誅而酖之行誅乎兄隱而逃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杜氏曰牙慶父同母弟

牙有今將之心而季子殺之其不言刺者陳氏曰雖酖之而立叔孫氏喪以大夫之禮也公羊以為善之也季子殺母兄何善爾

誅不得避凡君臣之義也陳氏曰季友以君命酖牙緣君臣之義不得私其親曷為不直誅而酖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周禮小司寇同族有罪不即市注刑于甸師氏禮記文王世子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陸淳曰季子恩義俱立變而得中夫子書其自卒以示無譏也本微旨得之矣劉氏曰公子牙殺也而卒之殺之當其罪故遂其隱之之意也當是時魯人知牙之罪而莫知季友之誅也聞牙之死而莫謂季友之誅也使季子誅不緣君誅不當罪則春秋猶將探其専誅之惡以示後世矣聖人原情議獄以季子之為忠於國而適於權內得親親之理外得尊尊之義故平其文使若自死然通旨季子誅牙不曰刺者事適於權故以諱為善或曰周公誅管蔡而

正其罪何也曰二叔之罪彰矣故不得而掩也石氏曰兄弟之親君臣之義皆不可廢也一之於愛則義有所不立一之於義則愛有所不行於此之際非聖賢不能處也武王終管蔡導武庚以叛周公顧兄弟之愛則國必敗君必危周公不以天下徇一人之私不以私愛廢君臣之義仗大義而誅之後世不以為不仁叔牙欲立慶父季友顧兄弟之愛則慶父必立魯國必亂季子不以私恩害天下之公不以一人易一國之利奮大公而酖之後世必有以察之周公誅管蔡則暴其罪季友酖叔牙則微其跡二叔之罪已彰僖叔之罪尚隱而不可知也故以自卒為文也張氏曰或謂雖殺叔牙無補於後日子般閔公之禍是不然文姜以來胎養亂本至此已成使牙不誅則莊公之薨慶父叔牙强盛雖有季子之忠秉禮之俗亦無所措其手矣故牙之誅乃魯國存亡之幾慶父成敗之决也春秋所以原其心而為之諱也○陸氏曰

公羊云不稱弟殺也按書公子常例也叔肹書弟自特書爾不得引以為義劉氏曰穀梁云日卒正也不日故也有所見則日非也若有所見又不日豈不益明乎何旹日之與正卒相亂哉愚按或謂牙乃叔孫氏之祖其卒距公薨時尚一月茍以是誅牙則慶父何為尚執國柄且書法全不寓微意牙實自卒夫季友非不欲誅慶父以其握兵權而莫如之何也茍謂經不寓意則當時季友隱其跡聖人因之而書卒以示季友之殺孔無罪若疑叔孫之有後則共仲以罪自經亦有後也況春秋之亂賊如齊殺無知而其後有仲孫湫宋殺督而其後有華耦華喜陳殺徵舒而其後有夏齧夏區夫安得謂為惡之臣而不為祖耶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公羊傳路寢者何正寢也穀梁傳寢疾居正寢正也男子不絶于婦人之手以齊終也

趙匡曰君終必於正寢就公卿也大位姦之窺也危病邪之伺音司也若蔽於隱是女子小人得行其志矣

本纂例又曰莊公正終而嗣禍分位不明而閨闈不修也故宗嗣素定之兵權散主之閨闈嚴飾之女子小人不尸重任賢良受託鼎足交輔則篡弑之禍曷由至哉

然則莊公以世適音嫡承國不為不貴周公之後奄有龜蒙不為不强即位三十有二年不為不久薨于路寢不為不正而嗣子受禍幾至亡國何也大倫不明而宗嗣不定兵柄不分而主威不立得免其身幸矣

啖氏曰凡公薨必書其所詳內事重凶變也

若遇弑則不地張氏曰書月書日謹之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己未公穀作乙未般音班公羊傳其稱子般卒何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子般何以不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子般弑也孰弑子般慶父也莊公存之時鄧扈樂淫于宮中子般執而鞭之莊公死慶父謂樂曰般之辱爾國人莫不知盍弑之矣使弑子般然後誅鄧扈樂而歸獄焉杜氏曰子般莊公大子

初公築臺臨黨音掌氏見孟任音壬生子般焉般嘗鞭圉人犖音洛公薨般即位次于黨氏慶父使犖賊般成季奔陳立閔公據左傳昔舜不告而娶恐廢人之大倫以懟

直類反父母君子以為猶告也莊公過時越禮謬於易基乾坤詩始關雎大舜不告而娶之義甚矣而子般乃孟任之所出也胡能有定乎雖享國日久獲終路寢而嗣子見弑幾至亡國有國者可不以為戒哉啖氏曰未踰年曰子未成君也未葬則名之既葬不名雖記君薨太子號稱子待猶君也張氏曰子般見弑而書卒者諱之也莊公主魯之社稷而君道不立上不能正其母使出入淫縱配耦不早致冢嗣之位不足以自定內失閑家之道而使圉人犖得以戲公子觀其告子般之言非不知犖之可誅而欲以誅殺之權委其子亦終不能殺而貽身後之患春秋自夫人孫齊以來三十年間備載莊公內治之失而終之以此

所以辠其為風教之本而不免於首惡也通旨問子般子赤被弑而書卒子野過毀亦書卒不覩傳文何以知之曰閔公内無所承不書即位則子般之殺可知下書夫人姜氏歸于齊上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赤之卒也不日則子赤之弑可知與子野異矣○愚按或謂般之卒書日書名非過弑今以經攷之莊公之薨十一月始葬季友之出隱而不書閔立二年而即見弑則莊死之時内亂可知矣屬辭比事論之般非令終傳必有據苟謂子般自卒而慶父請于齊以立閔公則慶父曷為又弑之耶苟以子般之卒與子野同則賂公以娣之子穆叔不欲而卒立之國以無事賂公又書即位與閔公異何耶

公子慶父如齊

子般之卒慶父弑也宜書出奔其曰如齊見音現慶父

主兵自恣國人不能制也〔杜氏曰慶父既殺子般季友出奔國人不與故權而適齊欲以求援〕昔成王將終命大臣相〔去聲〕康王方是時掌親兵者太公望之子伋也宰臣召〔音邵〕公奭〔音釋〕命仲桓南宮毛取二千戈虎賁〔音奔〕百人于伋以逆嗣子〔見書顧命〕伋雖掌兵非有宰臣之命不敢發也召公雖制命非二諸侯將命以往伋亦不承也兵權散主不偏屬於一人可知矣〔東萊呂氏曰發命者冢宰傳命者兩朝臣承命者勳戚顯諸侯體統尊嚴樞機周密防危慮患之意深矣〕今莊公幼年即位專以兵權授之慶父歲

月既久威行中外其流至此故於餘丘（見二年）法不當書而聖人特書慶父帥師以志得兵之始而卒書公薨子般卒慶父如齊以見（音現）其出入自如無敢討之者以示後世其垂戒之義明且遠矣（王氏曰内大夫以君命適他國皆書如慶父弑子般而出春秋書之無異辭者既書子般卒則知其無君命矣慶父專兵日久上下畏之宜其出入自如而莫敢誰何也張氏曰慶父自莊公即位已專兵柄而莊公昏庸耽樂不邺國事致慶父肆行姦宄陰為他日取國之計觀莊公與叔牙問答之辭使非季子應時誅之則般不復得立矣今般雖弑而尚未能取國非特季子之黨未順亦見魯俗秉禮人心未盡從也故因閔公之立告於霸主以為自託之

計齊桓以方伯自任與魯為鄰且親豈不知慶父為弒君之賊容其來使使之復歸以遺魯國之後禍即此已見其無討賊之實意而有取魯之私心春秋書慶父如齊者著莊公不君養成其惡使得以出入自如而齊桓失方伯連率之職也陸氏曰齊為伯主而不能討又許其來惡可知也永嘉呂氏曰先書公子牙卒繼書公薨繼書子般卒下書公子慶父如齊末二年又書公薨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奔莒則慶父之罪亦不可掩矣其書曰孫曰奔者蓋其罪已著內不容於國人而懼罪以出是魯猶有臣子也其直書曰如者蓋其專權恣横出入自如而莫之制是魯無有討賊之人也然則微而顯矣○劉氏曰穀梁云奔也其曰如何也諱莫如深深則隱苟有所見莫如深也非也閔公不書即位足以起子般之弒爾不足以見慶父之賊也慶父弒君此魯人之雠奈何反掩匿蔽覆使其罪不見乎文十八年子卒下季孫行父

如齊則行父亦弑子赤者耶

狄伐邢此狄入伐之始杜氏曰邢姬姓周公之胤國在廣平襄國縣張氏曰今邢州龍岡縣狄北狄

春秋胡傳附錄纂疏卷九